





名蹟錄  
提要

謹案名蹟錄六卷附錄一卷明朱珪編珪字伯盛崑山人舊本或題曰元人觀其首列洪武二年崑山城隍神誥升於元代璽書之上即徐堅作初學記以唐太宗詩冠前代諸詩之例其為明人確矣稱元人者誤也珪善篆籀工於刻印楊維禎為作方寸鐵志鄭元祐李孝光張翥陸友仁謝應芳倪瓚張雨顧阿瑛諸人亦多作詩歌贈之又工於摹勒石刻因哀其生平所鐫編為此集題曰名蹟者其序謂取穆天子傳為名蹟於弁茲石上之義然穆天子傳稱乃為銘迹於元圃之上其字作銘不作名且非弁茲又稱乃記其迹於弁山之石亦無名



字不知所據何本也漢代諸碑多不著撰人書人刻工  
尤工不顯名氏自魏受禪碑邯鄲瀆撰文梁鵠書鍾繇  
刻字是為士大夫自鐫之始歐陽脩趙明誠等輯錄金  
石僅標題跋尾而自洪适隸續備列碑文是為全錄刻  
詞之始若是刻其字而自輯其文為一書則古無此例  
自珪是編始也首誌一篇御製祭文五篇璽書七篇蓋  
尊帝王之著作不敢與臣庶相雜雖篇頁無多而自為  
一卷用元好問中州集冠以御製兩頁自為一卷例也  
次碑十四篇記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狀一  
篇壙志二十三篇墓志銘二十四篇雜刻字畫二十六  
種末為附錄一卷則皆一時贈言也原目注缺者凡石  
室銘三佳銘靈槎詩歌敬仲題桃花鳥詩四篇今有錄

無書者又御製祭文五篇璽書七篇碑八篇記十四篇  
碣一篇行狀一篇壙志十四篇墓誌銘二篇雜刻六種  
其元故處士易府君壙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壙志前  
而目錄列青村場典史沈公壙志後又金粟道人顧君  
墓誌銘後有故王子厚墓志銘一篇而目不載蓋傳寫  
訛脫非其舊本矣魏張晏注史記儒林傳據伏生碑知  
其名勝晉灼注漢書地理志據山上碑知黎陽在黎山  
之陰其曰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之義唐司馬貞注史  
記高祖本紀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母媪當為母溫宋  
方崧卿作韓文舉正亦皆以石本為據而歐陽趙洪諸  
家以碑證史傳舛誤者尤不一而足是編所錄皆珪手  
鐫固愈於年祀綿邈搜求于磨滅之餘者如元末郭翼

諸載其洪武中出為學官非得是書載盧熊所作翼墓誌不知其卒於至正二十四年未嘗改節士明也足見其有資攷矣

### 名蹟錄序

名蹟錄者崑山朱伯盛之所纂輯也伯盛精極篆隸真草書法之妙尤善摹刻凡朝廷制誥詞命與夫公卿大夫遺民逸士道宮僧寺碑誌墓碣之類及山水題名尺牘往復亦所不遺歲月滋久蓋取穆天子積以成帙蓋欲傳悠久示將來題曰名蹟錄者蓋取穆天子傳中乃為名蹟於弁茲石上之語碑刻濫觴不亦自此始乎竊攷周秦漢魏晉唐銘彝鼎載旂常昭述君臣盛德大業焯焯不泯者咸類於此由今而視非但可以供臨池之好而所以補史氏之缺者或有取焉伯盛嗜古好脩志不徇俗學士大夫靡不為之交納所刻之文皆絕妙好詞而制作諸公多予所友善者撫今覽昔不能不興感焉且古作字多自摹刻若唐之李邕雖人為顯官而所刻碑則託名黃鶴仙伏靈芝是矣傳刻至今其可以易而全

及哉雖然以李邕一代人品之高尚猶澹好若是况其他乎予雖不能書每見伯盛摹刻輒復賞嘆其視俗工則風斯下矣荀卿有云藝之精者不兩能况其能書能刻而動法古人後之續金石錄者安知不有取於茲乎伯盛名珪自號靜寄居士洪武九年丙辰歲正月二十日樵海老叟秦約文仲父書



名蹟錄卷一

誥命

崑山縣城隍之神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忠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崑山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尊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量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茲縣邑靈祇所司宜封言



明朱珪撰

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普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邑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者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日

崑山縣城隍神廟在縣治西南三十步甲辰歲仍故址復作之今上御麻之初歲次戊申冬十有二月詔有司祀山川以城隍神配且錫神爵府以公州以侯縣以伯冕服之章咸有其度示更始也明年春三月己亥蘇州府照磨張濬奉敕書到縣知縣臣公瑾洎僚屬郊迎惟謹焚黃祭告以拜寵命是夏六月不雨公瑾請於祠下與神約盡三日雨降及期而雨一縣霑足父老咸謂神之靈爽素著至是益信茲擇乃吉日用刻制詞洪惟朝廷嘉惠神馨香所格寔自今始神其相我民社無窮垂於久遠哉臣公瑾拜手謹書奉訓大夫崑山縣知縣臣王公瑾承事郎

蘇州府崑山縣丞董仲宣承事郎蘇州府崑山縣丞臣張顯將仕郎蘇州府崑山縣主簿臣馬克成將仕郎蘇州府崑山縣主簿臣趙惟善蘇州府崑山縣典史臣苗利貞洪武二年八月日

建

碑銘

資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岳寔珠公政績碑

歷代無海漕海漕自國朝始歲漕東南之粟三百餘萬石出崑山海行走直沽而達京師事重以大置漕府長佐賓屬凡若干人俾專厥職必簡拔長材通海事者又慮其曠官弛事皇帝歲遣江浙行省重地臣使紀綱焉至正四年右丞岳寔珠公寔奉上帝命恪虔勿怠公方嚴亮直不事表襮嗜好寡薄儉以愛人至官解見供帳庖膳甚備即令去之曰吾任國家重務朝夕祇畏慮有弗稱敢以

私奉重傷民財吏士視効罔有需徵漕戶力莫能葺漕具及官與  
值則窘期日多簡陋就事公即先數月與值且令府長長循為故  
事祀事天妃擇日齋戒宿於廟下躬視祭器牛馬充膾百禮備好  
牲酒既陳正冠以入進退興俯誠敬殫盡文武上下不譁不傲神  
嗜飲食告以利行萬艘畢發鼓鏡喧囂棹工踴躍吟咏滿海相風  
之旗端正北向百示効職海水晏伏長鱣大鱠不見踪跡則公愛  
人神事之誠感召至和不誣矣是宜刻之貞石用昭休績乃系之以  
詩曰王畿輸粟東南疆造舟道海行汪洋祥飈應候不可爽漕官  
飲食勿暇遑小大執事材盡長我公隸之孰不費給供百物循故  
常公獨不使民力傷父老歌咏於道旁永永恩德矢弗忘我公齋  
潔祀孔明陳牲以肥酒芬香靈保歡喜神具饗寶琬告我日月良  
漕發之旦陰以暘海之百怪俱遁藏神來翼我靈火光火大星弈弈

流中檣開張風颿如鳥翔萬里之海三日杭民惟足食又且康禮  
樂可作王度彰公歸執樞均萬方海陬千載遺歌章鄭東撰吳睿  
書

奉議大夫崑山州知州王公去思碑

昔聖王之有天下也百官庶職悉用仁賢布列中外一有淫惡即  
屏除廢置以遠人害故當是時至治之澤流浹海內無匹夫匹婦  
之不獲者矣然古之為治也易今之為治也難封建未罷上下相  
安故得以譽民情而通風俗是以能相安也後世分郡縣置守令  
一旦以楚人而臨之越人之上民情莫能譽風俗莫通且長與佐  
賢不肖共處吾將為善彼或詛焉彼將為不善吾莫能禦焉苟非  
其人之才且賢而能過人者未見能善其治者也吳之崑山其地  
並東南之海土沃而民衆賦重而事繁號為難治至治三年東平

王公世傑寔長是州公廉亮簡直惠以愛人始至亟視學宮社稷  
曰民無教則淫民無食則死學社教與食民之本也不可緩也乃  
作講堂以居講習更新壇壝以嚴祀事初民多入賈街射利公諭  
力本闢田凡若干頃吏並緣為奸里正役常至不均民情困敝公  
即更之人無怨言法以四時役民為坊正管庫民且當次吏搖民  
壞次以取賂歲凡數四民不得寧多流出境公嘆曰民病有若是  
也乃屬其富民貧使自寔民不忍欺因得品次若干戶釐為三等  
亦以不易民喜而相慶曰我等可相保矣民因書其事於大帛群  
歌市過之且持酒肴詣拜公為壽公親起與民為主飲民酒一杯  
盡民同聲曰願公百歲民之流徙而來歸者相接於道旁崇明為  
州遠在海上去崑山且數百里其民間之願為崑山氓者凡若干  
餘戶甲與乙爭利乙手臂提甲甲以矢中乙繫獄二年公處乃其

情出之漕船入海遇賊賊驅漕夫四人過船以刃劫之使與同事  
後逮捕繫獄公以脅從亦悉出之公以愚民註誤牽連至行省州  
父兄子弟慮公因沮抑棄之至累數百人詣省門見丞相泣言曰  
我公無罪願大人神明無以毫髮加我公由是感動即諭遣公還  
未幾公以母夫人卒去去之日民涕泣遮道馬不能前嗚呼若公  
之才且賢可謂能過人者矣其施諸民者厚而民報之亦至是烏  
可以偽為哉彼或失其道而曰民之無良是亦不明之甚者也使  
觀於此亦可以少媿矣銘曰皇仁如天以莫不覆亦無不載如地  
之厚顧瞻九州九州茫茫惟億惟兆不遐有傷孰協於治曰維守  
城敷以仁義洽于齊民民曰父母止生我躬不有良牧孰御我窮  
昔公來止重食敬教凡百有作去惡從好我役孔艱集于予奪如  
病頭垢卒用櫛沐民惟於辟俛俟刀斧維公淑問縱之園土聞之來



歸如彼流泉連檣濟海於我受屢民愚召咎匪公之愆控於方伯  
斯悟公賢帝方思治君子是使克燕我人惠于天子我聞公歸請  
公勿亟匪公則歸作輔元室崑陽鄭東譔崑山顧信書濮陽吳睿

篆

海道多都漕運萬戶府達嚕噶齊託音公政績碑

天下之事久而趨于敝者勢也任其事而不知其敝非智也知其  
敝而莫之能易非勇也今夫主公義而不恤小故持已斷而不貳  
惑衆見非其人甚智且勇其才有遠過人者不能與也昔我世祖  
皇帝既定南服將轉其土所出之米內充京師上下有司百官六  
軍之食道里遠阻可不河漕陸挽也時則有朱張氏能用智慮直  
入海水尋其漕道由崑山出大海舟西北行旬日而抵直沽其亦  
利甚歲漕米七慮三百萬石當是時也漕法始立其一家殷富不

有買賣盜食輒敢謾上自二家發廢迄今四十五年漕戶率衣食  
於是或其家粗富而其人畏刑漕萬則官之萬也漕千則官之千  
也一或窘貧則相率無賴買賣盜食無所不至矣朝廷以漕府吏  
其風來無以服人至正十二年冬托音公寔奉命來居府長公廉  
直剛果慈惠愛人始至則張理網紀修舉廢墜漕戶彫靡者盡削  
其籍別召富民俾共漕事始人甚難之然人素服威望重令下無  
一人敢後至者進民聽廳事下從容乃諭之曰今官與汝直且視  
汝直力漕米多寡有差他役且一切汝復無苦也民聞公言罔敢  
違逆退相先治船以稱塞公命初法漕戶有肯不肯躬身入海者  
坐之公以新戶多富戶民多軟弱勿習海第無失事聽其用人自  
代且為常法時府庫空匱漕直前莫之知所出公慮後時害事憂  
見於色會都省遣使送鈔行省供億軍務公聞之馳馬至姑蘇驛

從使臣留鈔使臣以軍務急重不從公曰我為轉饗顧不急且重也竟取鈔二十萬錠以給直漕漕戶利焉故事歲春夏宰臣暨漕府長祇奉皇帝命致祀海神天妃公虔躬齋戒躬視酒牲肥充潔新一如法式比於行事進退興俯始終恪誠神相漕事濤風禁息卒以無虞漕戶盜賣米而証民取償吏役並緣為奸公察知之第令坐漕戶毋縱汎濫蠹民民免者甚眾吳民飢公視官廩多羨米謂郡長吏曰今四方盜賊蓋良民也迫於飢耳吾食厚祿奈何坐視民飢且死不少顧恤也長吏即盡出羨米平漕大縱平糴而民甚德之成周國有大事則六官通職以助是謂官聯故有喪荒之聯事若公之救民飢寔非出位也且其居漕府更法易弊其智力不能以相佐其勇且不謂之有過人之才耶公嘗為御史出監閩憲並貳浙東帥閩皆大有聲今其政績又顯著若此作為銘詩刻

之樂石以示無窮不亦宜乎銘曰於皇世祖既受天命奄有南服南服孔將有江有湖誕植嘉穀有新附臣肇故其海用海為陸乃漕其糧上入于京其食斯足凡彼作法惟鮮克終罔不有淑彼眾漕人乃敢用奸勿畏于戮皇帝曰嘻謂公汝南作朕心腹公召謂我人曰來共事匪汝荼毒復汝徭役亦勿從海予大矜汝致虔神妃沐浴齋慮遷宿祠下躬視潔肥壺濯鼎鼎羊豕牛馬大昕公入裸荐拜起億萬觀者神食馨香馨香惟誠匪樂巫舞神妃效靈漕發之旦無暴風雨蛟鼉遁匿水波偃平保右檣櫓吳民懼飢中心恒憂食勿暇惶民來貿貿俾控邦侯發陳於倉民無散流老稚飽嬉歌於道旁其歌維何曰維報功天子聖明急召公歸公歸秉樞大惠群方昆陽鄭東撰濮陽吳睿書

崑山州重修東嶽廟碑

有天下者得通祭山川之神蓋中天地而立故其氣通諸侯非其  
境內則不得祭非惟不敢踰犯禮制然亦非其氣之所能通也嶽  
之列有五嶽岳宗在秩事為最隆故唐虞巡狩必至其地成周之  
時其山在魯境內故惟魯得祭今其祠廟遍天下則天下皆得祭  
非止於魯矣昔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崇大夫祭請諸郊昭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踰望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仲尼稱其為知  
大道然則山川非其境內不能為禍顧獨能為福耶雖然予嘗攷  
夫後世徧祀之故曰山林山谷邱陵能出雲為雨見怪物皆曰神  
公羊氏傳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及天下者泰山之  
雲也是泰山能出雲為雨且其雨及天下是有功於天下天下祀  
之豈以是歟宜他嶽不得與焉崑山有祠大德初河南行省左丞  
朱公清所建也中殿後閣前門旁廡規制完具公延道士殷君震

亨主之且使之甲乙以相承繼次傳金君修德殷君元善楊君春  
澤迨今且六十年末之堅者日腐土之粘者日解丹雘之絢爛者  
日晦昧漫漶春澤乃謀于師曰祠廟之設寔為茲邦之人雨晦疾  
厲相近之地茲屋日就於壞不修將何以嚴祭祀乃與其師盡出  
所儲即興工役邦人亦多輸錢以助未幾腐者以易解者以固而  
晦昧漫漶者以新時至正十二年壬辰歲也初震亨又別作室於  
祠堂之東南曰靈寶進院今春春澤至焉震亨字在山崇明西沙  
人德業為時所推重宜其傳世皆賢也余惟能福天下者岱宗之  
神也能建祠廟使神福於一州者朱公也能繼其功者勿墜者殷  
湯也是可書已為之作為歌章使州人歌以祠神詞曰岱宗巖巖  
位東方大者充鎮魯所望其色止與天蒼蒼蒼龍七星經央央發  
育萬物司青陽天厲不降降休祥大雲時出冒八方氣闔為雨闢

為賜黍稷溼燥不穰穰民不飢餓逢屢康中非靈示孰主張茲義  
明白非渺茫恭惟洪功浩量千古萬古天同長唐虞下暨明聖王  
代隆祀望弥昭彰秩踰四岳禮非常西南北中讓莫當扶桑出日  
灼廟堂木蘭斷榛文杏梁幼牲角握弱惟強黃流在酋臭馨香我  
卜而食時日良颺風倏忽神來享昭明在上何洋洋冕而青紘帝  
衣裳山祗川后序兩旁祝傳神指意孔臧天子萬歲壽無疆敷錫  
四海名永慶昆陽鄭東讓濮陽吳睿書并篆額

### 重修靈慈宮碑

海之利天下其功用為最大通舟楫濟阻遠遷貨資之重雖地之  
相遠秦越無乘車御馬之勞不踰旬日可坐而至矣然天下惟海  
為至隆況夫操不可持之器而陵不可測之淵其遇卒然之變有  
非人力可得禦者使不有神之智力以相左右其能克濟哉我元

運東南之米取道滌海繚繞萬里而達京圻其亦遠且難矣惟海  
神天妃有功於國與民者甚大舟入大海汪洋之中上天下水四  
無畔涯彼以渺然之身談笑而往無少怖畏疑慮之心以神賴也  
當大風疾至海水盡立雷電交下天日盡暝同舟之人對面不見  
辨顏窮危感殆乃叫號於神之檣火炳如大星衆叩頭再拜舉  
手相賀如得更生其禦灾捍患者此神之得祠亦宜矣神夙昔著  
靈至宋元祐間有功朝廷始立祠于其地聖堆厥後靈蹟日益顯  
赫凡東南並海郡縣悉皆置祠祀之虔至國朝始賜祠額曰靈慈  
崑山周涇有靈慈宮大德間朱公清所建也因肇啟漕道出入海  
水屢承神休所以表著靈蹟而為祀壽禱之地當漕發之期省臣  
及漕府長佐必躬祠下得從以行且祗奉上命具六牲以嚴祠事  
春夏凡四至焉皇帝歲遣使函香賁臨德意優渥曰是宜宮祠脩

潔完好幽以事神明以祇待王命至正十三年春今漕府長托音  
公始至祠下仰見殿廡榱瓦彫弊丹堊蕭瑟大驚曰是雖主祠失  
人亦有司之過也乃出公帑鈔計凡七千五百緡俾新之主祠道  
士楊春澤周掌葺治州郡長佐及遠近富人皆相出錢先以佐役  
未幾舊屋皆完復以殿之東北為殿以安神寢北為樓以弭而使  
節至是宮之規制始備矣初祠之立寔道士殷震亨主之震亨卒  
乏人以浮屠攝焉後至元間以道士張德一公始乃訪求道士之  
賢且才者俾之舉廢修墜而因得春澤且以春澤寔震亨之後遂  
使之主是宮且定為甲乙相繼無有變易而春澤之勤敏果能立  
事又足以彰公知人之明焉公盡心漕政彌滿周遍無有罅漏及  
其致力於神又復懇至且圖久長及神明相漕事卒底于寧雖昭  
答國家典禮之隆然亦出於敬承感召之故神人相與其亦可信

也夫既記公事神之蹟又作迎送神之歌使歲時歌以祀神其詞  
曰海之水兮寔大以長妃旦出兮無方夕歸來兮故鄉閔靈館兮  
莆之陽編貝戶兮珠房女窈窕兮在旁啾吹匏兮鼓簧飲且食兮  
樂康築遊宮兮婁許敞敞高堂兮疏戶雲為車兮龍為馬妃倏忽  
其來下荐廣牲兮豐黍伐大鐘兮貢鼓方洋洋兮翟舞聊逍遙  
兮容與載羞肴烝人斟酒兮我妃孔樂无不有兮高濤山立大魚  
吼兮風吹元旗颭先後兮火流群檣赤圓斗兮舟人如林命妃手  
兮嗟我欲留終不可久兮昆陽鄭東譔濮陽吳睿書并篆額

### 崑山州重修學宮碑

崑山在宋為望縣學宮在縣治西南二百九十步元祐間縣令杜  
採之所徙建也國朝以生齒之庶陞州徙治所東倉至正丙申海  
寇毀東倉州復舊治所招遷流逸民重立官寺及社稷之壇宓犧

神農黃帝之廟至是遂大修孔子廟殿之址拓其舊三之一堂室門廡齋序直舍庫庖庖福無不畢具又為堂以祀鄉先賢鑿池論堂以制象設先聖先師繪從祀諸賢範祭器理大成樂皆如法定令費侯為州三年之所成也民之居者知有教士之歸者知有養又侯之仁民禮士一出於誠之所致也役使至政二十年夏四月竣事於冬十二月侯既帥僚友將吏儒先生講舍萊禮先聖先師又遣職於校者其書幣狀顛末走百里外謁予文以志予方悼世變之劇州也鞠為草棘者雖鄒魯地不免况阻江要海與寇爭尺寸乎訖能保障其所如金湯併蒙其居廬校室如按堵之故非其人之守將雄才健政有以濟其民者何致是耶若侯者是已傳曰守吏者民之師師也侯非師帥之殊尤者乎抑聞侯治暇即過黌宮與為弟子師者辨討名理扶植綱常者切切然恐不及人嗚呼

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者綱常也敘此則治數此則亂世降道微邪說暴行滿天下馴致三綱淪九法斃人類無以別禽獸然理出於天者未嘗一息而可滅予讀孟子書知先王之學校之教矣其言於戰國之君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時方崇功利薄仁義則又告之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推其效可使制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其效已又曰在泮獻馘在泮獻囚又知古之文武非兩岐也侯於是用武之秋不敢斯湏忘文教其不以是歟昔魯作泮宮國人有頌竊取其義而係之詩云侯名復初字克明東平人贊其成者同知州事海陵梅英判官濟陽丁復初教授陶植按控按牘陳善都目沈繼祖謝安道也詩曰維吳支邑昆北東東薄於海捍海作邦陵谷以變井邑以遷人民雞犬往而復還邑有

庠序鞠為草莽治必有教復黌宇展也費侯樂師克師文事武事  
兩歧然而在昔受成獻囚獻馘我教既成我戰必克化民服敵孰  
負孰荷侯曰噫嘻豈不在我我部百里我心一家衣冠儼雅籩豆  
靜嘉天綱不斁國紀攸敘如子從父如弟聽傳維昆有石維石有  
銘銘以著績聿觀厥成有元至正二十一年歲次辛丑春王正月  
上元日建訓導陳增殷奎直學黃闕李譽學吏夏芑竹先仁奉訓  
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維禎撰將仕郎杭州路海寧州判官  
褚奐書并篆額

崑山州重修學宮記

教民者民從治民者民訟是以學校重三代之際學校徧天下記  
稱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大畧可睹已予嘗攷所謂校

室之制則塾也即其所以督教之遂遂使田廬民氓皆盡躬行孝  
弟忠信之行其效美矣及秦棄詩書不用學校遂廢至漢孝武時  
始復興學由漢以下每一改邑學輒隨而弛必久而後復我世祖  
皇帝初定天下即使使東祠孔子復延致鴻儒大興禮樂文教之  
事民口為儒家復其徭役每詔下條序學校於是聖道彰明教化  
純美天子坐致太平之功學校不廢也崑山故大縣項以戶滿若  
干方陞為州後徙治益東東倉州今是也既遷有司作新學其制  
務侈於舊然來者勿察浸久浸弛至正四年春令守王侯士英來  
見其蕪陋忽治曰不教民無以為治學廢教將安出夫國家隆學  
校所以樹教本也乃使修學宮上者棟宇下者步廡周垣靡不堅  
完又使士顧信相於論堂之北作新堂以為子弟講業問辨之地  
守以時入學則居於是使論說所受於師者以察其進否又鑿兩

池挾室之旁中植蓮花曰是周子之所愛也而為說以喻道也因名堂益清是歲學成而余適至入其境民有扶老持幼望其邑而歌問之而曰前日為政者虐故去之日聞新守善養親又多善政是能養民者也吾故還耳余聞其言而歎曰斯近於仁矣能使其民親遊于其校士之居校者稱侯之美曰仁而不僭徭役貞矣廉而不苛盜攘息矣勤而不煩草萊闢矣予曰斯寬矣能使民遷善余嘗論之夫民易治耳道之仁而仁道之讓而讓設為學校使皆盡躬修孝弟忠信如古之制其效亦無不著觀侯之于學善矣又能以身先夫民民喻其仁若依父母誠稱國家之明制庶幾知教矣昔者魯修泮宮而魯頌作重民彝也余願取其義以為詩以勸教民詩曰勾吳之東其縣維婁地大民夥陞取雄州州既改作民來如屬不教則悍乃作新學學成教首吏闔勿察弥久而弛置若

綿最守入伏謁顧瞻怵惕俄而大起棟隆且吉相作新堂使居弦誦更進弟子試為禮頌守謂弟子力學自躬毋若征徭恣求良朋父兄園觀歡喜作舞執公之轡願之公所昔我避我逃將子車下今弦於觀進豆陳俎池水湜湜菡萏其花錦紳縞帶容色洒如最勗哉爾士有敬毋忘作室者誰守世傑氏李孝光撰

### 崑山重修儒學記

崑山學校之難異於他郡有三故焉州之舊為縣故學校視縣為高下縣既陞州而學校尚仍舊規制卑狹不足以聳觀瞻興士類其故一也又今州治乃舊太倉地瀕海荒落其後日漸生聚成市蕃漢閩廣雜處混居而土著者十無二三文學之士亦率自他邦來今之舊隸書籍者數不滿十人蓋民非土著則所尚無恒心士非土著則所習無恒業其故二也又今之職教者非盡得人經術



之不明行藝之未備不能正身檢下而且徇私以從縱其奸是以  
蝨愈深而弊愈甚此學校之通患而崑山為甚其故三也雖然事  
存乎政政存乎人其轉移作興之機亦存乎為牧守者何如耳至  
正九年夏史侯文彬來為守既謁廟廷即惕然思有所以親之先  
是學贍空於計吏之手歲所入無幾何入即隨手支付無所儲儲  
亦無其所侯命先作倉庾為屋者三翼其左右者二敞其前為軒  
者一凡日時之侵漁窺覬冒占儒額者去之節浮費謹出納明號  
令而是歲之所入者始全所儲者始有餘此侯之所以立其本也  
乃履殿西偏地復侵疆三畝有奇築而墻凡四十丈殿後地舊亦  
為汙池旦暮潮汐蕩激幾壞址乃募工興地土寔汙池壘石以防  
河岸而為墻於其上此侯之所以廣其基也基址既固乃建講堂  
堂之高二丈三尺其入深五丈以楹數之者八其費出於民州陳

允恭而凡畚築完甃之務則民之願輸力者聽蓋侯之德惠政教  
足以動之故其樂於趨事如此若侯之自為與資於學廩者則更  
建大成殿為六楹高五丈二寸尺深亦如之為儀門二楹如殿其  
高視殿不及二丈六尺其入深三丈門東西為官廳各四楹堂之  
東西為齋以居生徒殿之東西為廡以列從祀通為屋二十有六  
先是從祀諸賢並圖于壁翳昧彫剝弗彰至是改為梁像凡百有  
五人其門墻亭泮亦靡不完好始于至正十年之正月而以明年  
二月成此侯設施之次第也侯之綜理規畫不啻若家事非有公  
府劇務不得已者必日一至焉若朝夕程督則授之教官前鄉貢  
進士蔡君景行景行亦孜孜展力以相其成於是授業者有師執  
經者有徒誦聲洋洋達於閭里觀者易視聞者易聽而人心俗尚  
之變且權輿于此矣已而蔡君述其本末以來請為記余前佐領

江浙儒學所記學校多矣然因仍者易為力改創者難為功今斯學內外高深縱橫巍焉廓焉跨轍前代非力足以任重才足以立功者不及此雖然予嘗徵郡乘所載人物自晉二陸而下多名士然猶曰才華過實君子所不取如清慎超卓仁義不汗者率有其人至近代端拱迄咸淳科第相望為鄰邑最其間又以大魁為朝名卿抗疏力詆權貴者清節凜凜照映史冊為閭里重州治既垂四十年商賈之集生齒之繁財殖之富皆有加于在昔而人才之見於世者猶有愧焉此其故可知矣今侯一舉而新之所以嘉惠士子者甚至為士子者蓋亦以侯之心為心以聖賢之學為學為小學而必由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必由于射御禮樂書數之文為大學必由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必明乎治國平天下之務以達其用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夫如是則德成於

己名揚於後時則居善其鄉以成禮讓之風出則廣其施以著之行事之實上以忠於國下以有光於前聞人夫豈非史侯之所望於諸君者哉史侯為州所增光創設不可殫記予獨記其作新學校之功以為州之士子勸無負侯之盛心云承務郎前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撰武畧將軍建昌路總管府判官胡布書并篆額

至正九年夏史侯文彬守崑山始新州校規州制也浙提舉李先生祁為之記史侯去而碑未泐至至正二十二年春基分教是邦始奠祠而立焉太守僕侯寔董成之嗚呼史侯建學功非一日而數年間始得刻石庸非政教有所關係而史侯之勤終可泯耶明年夏平江路崑山州儒學教授江南蔡基志啟聖廟新建宗魯書塾記

宗魯書塾者松江上海之士民因孔氏之遺蹟而作也遺蹟者何孔子裔孫有仕于東南者僑民居于此故名其地曰孔涇宅也涇之東十五里曰青龍鎮青龍又南六十餘里曰華亭此其地之所在也按圖經孔子二十二代孫仕漢為太子少傅曰潛者避地會稽廿九代孫曰滔者仕梁為海鹽令三十二代孫曰嗣哲者仕隋為吳郡主簿三十四代孫曰恒者為蘇州長史孔氏仕東南者非一人歷歲滋久不可必其主名也舊訪其地有孔聖廟顏淵井宰我墩涇之北有浦曰叔梁浦立有叔梁廟後追封又名曰啟聖王廟蓋孔氏久居其地或值世代分據阻絕思慕其鄉作家廟進祀故汪曰孔宅浦曰叔梁而井若墩皆以弟子名者實以擬夫東魯尊其所出而不忘其所自也又傳孔聖廟嘗廢為孔宅寺泰定中廡下有異聲寺僧掘其地得舊時冠履等物土人益信其為孔子

所居矣至正歲戊子前延平路教授章顏青龍人也家素饒財樂善尚義睹茲廢址名存實亡乃擇廟東隙地乘地興壇而營治焉傭工市材載堂載構並建兩禮殿右祀啟聖王叔梁氏及夫人顏氏左祀宣聖及從祀四賢十哲兩廡列祀濂洛新安等傳道諸大儒像設尊嚴規制宏邃南坑門二北祠文昌講集有堂肄誦有齋東曰進德西曰修業黌舍粗具兵難荐熾寢不遑理後十有三年歲庚子興化馬玉麟尹上海訪知其故章顏已死召其子弼輔喻之曰汝父構是而中輟何居乃昇祿米以助不給弼輔割田六頃八十餘畝歲租米為石三百五十以資釋奠舍菜養士及器服百用之費於是走幣致前信州藍山書院山長劉鏞以主之設訓導二人曰洪恕曰韓羽以教弟子員直學一人曰王黼以司出納漸有條序而馬代去海陵何緝為尹申勅前規免章氏所舍田役以

優其家松江倅顧逖亦遣功曹董工甃壇築垣以補完之有項顧與何又皆罷去歲癸卯秋維揚蘇宗瑞尹上海而口口張憲文為承天台陳聚為簿暨口職黃佑胡紹忠協恭敷治振厲士風躬禮書塾導飭惟恪慮昧於永乃命山長劉鏞具因革白文以刻石焉惟禮莫大於祀治莫先於教祀以致敬教以迪善能敬而善俗斯厚矣古者鄉師州長屬民讀法會射攷其德行道藝以糾戒其過惡祭樂祖于瞽宗以示不忘祀之與教其來尚矣聖人之教本於道道原於性性無不善則道無不在教無不行也吾夫子生于叔世不得其位孜孜脩明經籍垂世立教使天下之人知有人倫而不淪於異類千萬世如一日則天地父母之德家祀戶享未足以報也况是地也聖裔居之嘗建家廟矣事蹟有徵廢而不興見者聞者寧愬然耶郡邑大夫士先後勸戒建置一新俎豆斯陳絃

誦斯秩洋洋如在濟濟來游可謂知所務矣於以崇德報功於以化民成俗其效豈淺鮮者名曰宗魯以表其蹟不亦宜乎昔子產不毀鄉校孔子仁之諸君子之興書塾得毋以有稱述之耶於乎道若大路然人病不由耳師弟子業於是者源夫淵源之正而不汙流是溺識夫體用之全而不邪徑是惑是則聖人所望於後學邑大夫所望於俊乂者群游于書塾汪浦者如周旋於闕里沂雩之間自是吳君子使人曰吳一變至於魯顧不休與至正癸卯冬十月既望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周伯琦記并書篆崑山州重修三皇廟記

稽古鴻荒之世人文未開蚩蚩之民與鳥獸爭一旦之命不有聖人出而立人極焉生人之類滅久矣毛茹而血飲也為庖廚巢居而穴處也為之宮室畫卦以通之醫藥以救其死造律歷垂衣裳

以開萬世之治其有功於生民甚大廟焉而棟宇撓祀焉而籩豆  
缺豈教民報本之意乎崑山三皇廟自州治遷日後就隳廢至正  
十九年州治復遷舊所太尉缺承制以傑列石同知州事莫謁之  
初顧瞻太息退而謀知州費侯曰州事草創百廢宜次第舉三皇  
建極之始今而廟宇崩摧神象暴露國家崇奉之意安在耶舉所  
宜先費侯是其議亟捐俸為倡醫義士翕然和之不數日得錢若  
千緡又米若干石召匠度材以工給其役以吏董其事不數月殿  
宇之顛覆者隆然起兩廡星門之朽弊者翼然張階墀碑級之侈  
剝者整以密像塑丹白之漫漶者煥以新傳所謂人存政舉者是  
也夫弛張係乎理不係乎時廢興由乎人不由于數有為者何施  
而不可也學有田若干蕩租若干冊籍迷失無所攷石君有追究  
歸之學祭祀饘供之用於是不窘矣廟成而石君去費侯曰石

君之善不可沒也微予文記之予讀邵子經世書曰至皇帝王霸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皇以道化民霸以力服人世降俗漓古道茫  
昧崑山之長貳脩舉墜而以皇廟先之焉其薄功利以尊道德者  
耶其知本報而善教民者耶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後之人  
庶乎尚有攷也費侯名復初字克明東平人石君字安卿西夏人  
陳秀民謨饒介書余詮篆額至正二十三年夏月日平江路崑山  
州知州傑斯同知州事部肅州判丁克明提控接牘趙從周都目  
謝宏道醫學權教授王煜教授許規立

名蹟錄卷二

明朱珪撰

記  
重修永懷報德禪寺記

吳城之東百里內有屬州曰崑山州故治西偏有寺曰永懷其州之東濱海帶河墊下湫隘祇林寺基亢爽明塏寔經始之善規也按舊記寺建肇於宋政和間有僧義明闡法於斯聲動遐邇聞者樂施厥積既羨乃作殿宇行人道川率邑人沈饒輒為募西方之尊信象教者承以法堂翼以兩廡表以諸天之閣而寺之規制粗備至南渡建炎叅政王公欲以此寺為奉先之所遂請於朝回敕改賜額為永懷報德禪寺越二百餘載日就靡夷凡規制之所存者惟大雄氏殿巍然丹堊漫漶將至廢弛為住持者莫有起廢之圖而其衆往往散之四方建皇元癸卯改元之歲浙西江東道廣

教府移檄本郡以岳雲望禪師領之既至慨然曰吾為釋氏徒居釋氏宮起廢之責顧不在我而誰歟先是寺之土田質貸久不能復倉廩虛罄而廢加甚師乃力自奮厲夙興夜寐積寸累毫髮畧不以私口體奉由是稽質貸之歲月恒以福報因果之說開諸人未能率化則出所積以贖之則質貸者歸虛罄者實然後度資計庸庀工鳩材外自三門兩廡度經之藏撞鐘之樓圓通之殿水府之祠內暨法堂文室與夫選佛之場儲資之庫下及庖湍園涵楹而廣植焉閣之左右復創二樓相照以彌之則翬蜚敞豁金碧燁燁而已倣工於乙亥之秋落成於乙酉之夏然棟宇隆厚上下完固輪奐礱緻之美皆燦然不失舊規四散之衆復集相與喜曰我等歷雲水見名山大刹之偉壯未嘗不內顧而興願念不圖今

日見永懷之重新也遂合辭走武林屬余文以記之夫天下之事物無巨細惟誠可致仰慕佛氏之道微妙宏博天地所不能容聖智所不能窮其為道勇猛精進心所趨者不退轉卒以成佛况寺之興乎且昔之尸此者豈不知廢之不興為己病此乃誠不屬故坐視歲月之遷而徒已焉今永懷之重修庸詎非望師一念之誠哉故樂然敷其梗概而為之記載諸石以壽其傳庶為來者鑒毋隳厥緒焉可忽諸師諱道望台之臨海人姓項氏世為儒官得法於寶寧古林之謫嗣岳雲其號云至正七年七月既望鄞劉景元記大中大夫秘書卿台哈巴哈書

豐兆院記

吾聞佛氏之于其道也必深造超詣盡得其師之說而後止故嘗去父母親戚斷割情戀不使外物騷亂其心腸二三其思慮則庶

乎其有得矣然居不可以無宮室也飢不可以無菽粟也寒不可  
以無布帛也相生相養之道有終不得而廢矣故必有上棟下宇  
之制以却風雨寒暑必有園田生產之利以備飢食寒衣夫既  
足矣又不能無出入寇攘之防疾病死葬之變不可子然而獨處  
也故又慎擇其人之慈良信愿號為師弟子結之以父子親戚之  
恩使可以相保相賴必如是庶幾其可也崑山東廣教寺為吳雄  
刹僧徒常二百人往往有以行業顯名當世者有曰傳法師者常  
出至杭之橫山寺明天台氏之說其行業尤著法師度弟子二人  
曰道彌道行彌獨得其師傳乃別築室於寺之東姚苓里名曰報  
恩精舍皇元至元間有司籍僧曰陞為院至大德中屋為颶風所  
摺乃以田易廣孝寺東偏隙地而遷焉傳至允亨正因又能增益  
其能視昔有加矣因公性機警又問嘗學林材幹足以立事常居

廣孝者舊興舉墜廢其功居多非惟能紹先業而已又慮其徒或  
忘前人創立之艱徵余記之今人有父子兄弟之屬家之所以成  
者由天倫之和而取賊敗者皆是也况乎結至疏將為至戚其可  
以易道哉若然則庶乎始終相保相賴而無慮矣

### 大寶洲記

靜專者道之基廉退者福之原節儉者事之本士之賢知之士行  
高當世不危其身不損其名百世下有喜稱而樂誦之者豈有他  
道哉世之未能下技講張巧變將持之以欺世而盜名其自視為  
有餘貪墨而不止及其窮也亦可悲已故惟遊乎方外者其志堅  
定凡天下之可尊可貴可喜不入于心故常超然而皆能自遂焉  
蒙前禪師則其人也師自髫年歸于佛長遊四方從鴻師先生盡  
得其說至詩書百家言亦無不通元統間教府選材僧而得住崑



山報本寺未幾遂棄不居由是檀越尊姓衣冠上流至於賈工下  
俚之人向戀弥至凡所施予無所吝惜師勇于進修而服食寡薄  
雖古之槁枯巖穴者無以過之乃視其所贏即寺之陰別為屋若  
干楹邑人章景仁讀書好義與師相善又能以力相之屋成象物  
佛於中且以待四方賢者之來也署之曰大寶洲乃謂東曰子儒  
氏而通於詞願有以記之夫物希有而難致者謂之寶珠玉吾知  
其為貴土缶瓦礫吾知其為賤小子之智奴隸之明也天地之間  
有至寶焉智者得之愚者失之矣是故寶得其寶者祥寶失其寶  
者殃曰慈儉不敢為天下先老氏之寶也曰佛與法佛氏之寶也  
合佛與法而一之者僧也故僧亦寶也夫是寶也衆生非無佛非  
獨有衆生非欠佛非有餘故佛常欲與衆生公共而均有焉居之  
而弗施者謂之徒寶失之而不求者謂之棄寶吁佛亦悲之矣今

夫是洲之大衆寶聚焉能入其中者行至坐卧常不離寶豈終有  
不獲者耶而為誦曰其洲大無量中有衆寶聚非金銀琉璃珠玉  
諸珍等其實悉見前罕有能見者如盲眼無視如坐暗室中人辨  
五種色疑惑不能知惟無障礙故而能見斯寶充滿于大洲無有  
非寶所若有諸善人曰以求寶至皆生大歡喜悉能滿其心昆陽  
鄭東造濮陽吳睿書并篆額

瑞雲精舍記

崑山東陸瑤里曰瑞雲精舍者宋咸熙苗涇廣孝寺易公作也里  
有陸氏為里中著姓易公陸出也精舍之作以近族也按廣孝寺  
碑始建於唐咸通中而唐末寺殿至宋太平興國中有高僧子瓊  
道清者從汭梁來至海上至其地古且得石幢草礫中識其故寺  
址也乃重作寺以居四方之來從者蓋易公之初祖也故今廣孝

寺易公之徒猶宗子也其先師弟子之傳以次至易公始度弟子二人其一曰法明為明之後者曰可才乃出分而至瑞雲焉凡彼此衣鉢之儲土田之入由是始判然而為二矣宋末精舍災皇元大德間明才二公復作之視昔有加焉既又作室寺之東序之北欲後人知其所自出也由才而下曰分祥清潤淨元希孟從邑如以德鄰智融若谷義深善權其傳皆以次文山孟公慮其世遠而法壞且忘前人之勤也是不可以無記謁文於予嗟夫世之享富貴有不能終其身或僅一再傳其子孫則已寒餓而亡滅者矣今佛真相傳或歷三四百年而不墜者無他道也世人急富貴捐禮義故子孫常多愚而易敗佛氏往往能慎後而擇賢宜其能久也余觀諸瑞雲若孟公鄰公皆出世而師表於天台氏矣是不謂之能擇賢耶今又以賢而擇賢則其徒宜益有賢者矣其將相維于

無窮哉昆陽鄭東造并書弘農楊希賢篆額

無倪舟記

客有夸其言於衆曰負一鍾之粟則用馳之力一牛馬之力五人之力十矣今海上之舟繫其大則踰千弓計其力之任則踰千鍾用之入鉅海走汪洋一日赴幾千里而不為之勞人馳牛馬強日及百里弱半之汗出而力盡矣然則其為器大為功多莫若舟也客有在旁啞然笑之曰陋哉子之見也吾語子以大舟乎仰而制圓俯而制方崑崙塊北莫極端倪日月星辰之行也山嶽河海之流峙也九州生聚之耕作飲食也羽之飛毛之走鱗介之潛伏也蠢焉而昆虫也植焉而草與木也廓以居之力以持之是故愈久也而不虞其壞愈多也而不憂其隘其為器也孰與其大其為功也孰與其多客又有在旁啞然而笑曰子之言幾矣吾復語之以

大舟乎其制方寸及其廣也包乎太虛無有端倪彼仰而制圓俯而制方納之吾舟之內有餘容矣日月星辰使不失其行山嶽河海使不失其流峙九州生聚使不失其耕作飲食羽毛鱗介昆蟲草木使不失其飛走潛伏蠢植且百世之上吾溯其流而知其已往百世之下吾從其流而知其方來然則其為器也孰與其大為功也孰與其多二客憮然久之曰吾知舟之為舟而不知天地之為舟吾知天地之為舟不知大於天地之為舟幸聞先生之言可以去吾蔽矣句吳白雲師署其居室曰無倪舟昆陽鄭東為述三客者之辨作無倪舟記

崑山州知州史侯生祠記

佛氏以慈悲宏願汲汲拯救群物為務而不私恤其身其設心竭慮亦仁且厚矣自其法入中國上而萬乘之君下而公卿大夫至

於庶人莫不受護而尊信之其說故能垂之千百年而勿墜也崑山菑淫廣孝寺建始於唐咸通間其僧員之盛比紫而連業同堂而合食者常二百餘人蓋吳郡東名藍古刹寺舊有田畝若干畝遇歲不豐食廩輒告匱境上富人因捐田入寺日餉得以少裕焉至至正七年朝廷以凡天下寺其買田非宋金時者令徭役與齊民等且崑山為州徭役甚重以繁為東南州縣之最雖多田鉅資之家一或失計即糜爛破壞不可復支况僧素不習事孱弱畏怯而一旦加之重務有司又低昂失平絲粟之賦刻期逼迫故往往鬻田送官用脫刑責且小吏賤卒假威上人日持牌踵門足跡相接苟勿滿意欲即造語生事巧發上怒動輒禍人至必待之如尊賓貴客雖一日數十人不敢忤一人焉由是寺力日就漸盡如病羸人僅僅骨立時廣孝之衆相顧無策壯者欲散之四方老者立

待斃而已至正九年春朱方史公元來守崑山廉正敏亮恕惠愛人不立威任刑常近民而求其所惡欲欲閔閔焉若慈母得赤子於其懷也乃知僧之病役而廣孝獨甚焉惻然而愛護之甚至寺僧乃喜而相慶曰吾可免於散亾立斃之憂矣然公之恩我若是其厚吾無以報公是心缺然矣宜肖像以祀公不惟使近佛而求畀以盛大之福且朝夕若親公顏面而敬且愛焉則亦庶幾可盡吾心乎乃相東序治室而慎祠焉寺之主僧乘謂東曰凡人之情于事久則怠怠則忘之矣願為文刻之貞石將使吾徒懷公于無窮哉古之善為治者能勿拂夫人之情則其政無不獲者矣故上者常任德下者常任刑刑怨之淵也德恩之藪也前乎公為崑山不知其幾人矣未聞有能祠之者由今觀之刑德之應亦大相遠矣然則後乎公者又能以公之德人者德之其有不以祠公之乎

公有惠愛于人甚至崑山之民攬撫其治迹之寔而載之石甚詳也茲故畧焉昆陽鄭東造并書弘農楊希賢篆

直沽龍祠記

通州南五百里其地直沽有龍祠龍能著靈凡水行之人涉危蹈險莫不賴龍以為命者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米三百萬石由海抵直沽而達京師于時海波晏伏雨風和平萬艘連連卒以無事亦莫不賴龍以為安者則龍之於民亦有功哉記謂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龍之有祀也固宜又曰山林川谷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神龍寔有焉則其有祠也又宜吳之崑山商者沈某海行而至直沽數數焉其出入海水船安楫牢未嘗有倉卒愕怖之變故其事神益虔因覩祠宇撓壞像設露處過者狎焉其心勿寧且曰神之德我人甚厚當其身危勢急叫號于神求哀而乞須臾之命

且終身思報德不敢背負及其既寧而遽忘之我等小人真少恩哉乃度祠屋舊制歸擇材為屋凡若干楹既具越明年春載舟而植焉寔至正五年也若某可謂能報神矣夫德人而責報于人者非也蒙人德而忘報人者亦非也今神不責報而人不忘報各盡其道而已且某亦商耳推是心而為臣將不後其君為子將不遺其親為弟將不倍其師世之稱君子蒙人厚德其人一旦在患難則計較得喪不肯相顧皆是也平居則曰彼商也令其見義反不及之矣予故書之非惟使過客常負於神者讀予文內愧而汗下也昆陽鄭東造

海曙樓記

崑山之東北海上其地曰菑涇陰土壤衍平廣袤有美田深澤之利民居絡聯比密如縣邑然吾友楊鍊師居之予嘗往來鍊師必久

之而後去然獨恨其無高山大陵可以遊觀以宣暢湮鬱之氣雖日坐屋下安飲且食使人悵然不欲樂去求車蓋諸山以望勾吳之墟太湖三江之水則百里外不能一日而往還也自予歸永嘉日有山水之樂然寂寞無人則思其冠服脩好姿骨奇岸有如鍊師者與之相從其間而不可得則又有不樂者焉且聞鍊師治樓甚雄峻宏麗如仙者之居予憶煉師當清秋暑退海月夕出馮軒而望思故人如余者散在四方與方嘯咏其上而不可得亦將有不樂也今年春二月余來吳即過鍊師求樓登焉而我二人相顧一笑向所謂數者之不樂皆釋然矣仰觀其楹間之榜曰海曙鍊師曰予試為吾記之夫海之曙吾嘗習見焉夜過半日將出扶桑之旁陰氣消歇陽光四達於是時起觀清明之氣而吾之在躬者益有驗焉况其居高凌虛而先得之者耶吾將從鍊師於是樓之

上又聞方外之士服朝霞而能久視必有以私授我矣鍊師名希賢字敬仁善為歌章好鼓琴當世賢者樂與之遊云今年寔至正十一年月日昆陽鄭東造

聽海軒記

水之為物也側出而上溢勇決而峻下觝崖而阻石而聲出焉然其鼓也始而怒中而平及終匯而為海也納乎至鉅蓄乎至深雖欲求其聲不可得矣是知水無聲水而有聲水不足於水也豈惟水哉至於人亦然今夫公麼之人有一善焉而其色也矜有一能焉而其言也夸夫是二者生於不足也尋丈之瀑尺寸之端也聖人仁義之懿道德之豐藝能之通且習方退然而居天下莫能盡窺焉是故善觀水者必於海善觀人者必於聖人得其術矣句吳俞復初為老子之言且博通郡典以求合於吾儒氏之旨居婁江

去海且近因名其軒曰聽海或人以問予曰海無聲奚用於聽予曰甚矣子之固也夫聽海者非以聲求海也將求海于無聲也夫求海于無聲則海之為海也至足矣猶求聖人於無迹也求聖人于無迹則聖人之為聖人至矣以聲而求海將以已之量而淺海也雖然吾嘗居海而觀海之變當陰氣之將洩其聲卒然而生聞然而合茫然而莫知其所來頃焉大風應之與之相遇滉漭之中當是時予起而聽之聲塞天地將不能容天下之聲未有大于海也及其卒然而平泯然而止茫然而莫知其所涯是知無聲者為至足之藏有聲者為至足之發噫嘻至哉海也故惟聖人與海準也且天下之耳同乎聽有精粗焉夫習於海而莫之察者眾人也其聽粗也其智勿及也吁海哉海哉天下之善用其聽者日寡矣復初喜且請曰願有以記之遂為記

花雨軒記

婁山曰玉峯峯之南隱君子居焉竹樹蒙翳町畦交午中為軒兩楹北塞而南通春冬清燠夏秋涼肅適體悅性居處宜矣若老謝事子姓長日坐軒與楞嚴法華諸無次第龕越旦日起沃盥琅然誦讀雖甚劇勿間以為常如是已十載餘鄉人稱之曰善士邑大夫禮之曰信士士君子敬之曰貞士非善無以懲惡非信無以動物非貞無以處己君信其鄉先生哉余友盧先生志道友於君有年教其子孫知孝弟忠信皆循循雅飭長子復初克承君志所交多名士寓公甫弱冠先生長者樂與之言嘗介盧先生求余文發君隱德予聞釋氏書善誘人予於釋氏非能能知我好之以獲休譽于卿大夫士若之有得也必秘秘必神神必顯其講說處天能雨花坐中君講說是軒能然否耶他日造軒中必有能然者感

君至哉始名曰花雨軒歲庚戌二月廿五日齊郡張紳記

又

世有慕空寂以樂天賦之善而不越乎綱常倫理君子固當進之而不可概以游之方外者並論也崑山王祐之甫避世藏密朝夕繙誦內典以事無事乎奔趨無效乎刻畫淡焉泊焉內養外持雖勝葛紛沓萬變日至吾則凝焉寂焉而已雲門山人張公士行過其軒居署曰花雨且為文以表揚之而又介陸公載請子發其未發之旨予聞金仙之教其高深元遠不可窺測故雖天地日月皆有成毀而其妙有寔理則固未嘗毀也若其天雨寶花彌滿周匝於三千大千恒河沙數世界以顯神藏用豈特泥一室而已矣花之不根不抵不彫不謝者無分乎春冬無間乎紅白又豈假乎造化栽培之力也耶祐之苟能有見則雖處幻境而不為幻境惑不

徒繙誦而已乎金仙之道貴在直超無始洞悟本真所謂不與生俱存不與死俱已者在是而不在彼花雨強名不過神幻恍惚以驚駭耳目豈可愧在執著而流觀哉余嘉其請遂因其命名之意仍為偈云其花非凡花漫空眩衆目花蕊類生成凌亂從天雨無根亦無柢香婉芬陀香匪但闍岬城偏覆恒河界若人能了悟眼目鼻觀間觸類歟有得重啟光明藏結習悉掃除飛墜不著體元言既超出弗泥還弗迷燕坐動毫髮當作如是觀洪武四年龍集辛夏五月端陽日樵海老人淮海秦約造

名蹟錄卷三

明朱珪撰

墓表

宋龍洲先生劉公墓表

先生名過字改之廬陵人宋以詩俠名湖海間陳亮陸游辛棄病疾世稱人豪皆折氣岸與之交丞相周必大聞其名欲客之門下不就故人潘友文宰崑山縣延致先生先生雅志欲航海因抵縣留宿馬先生卒縣主簿趙希楹以友文所贖錢三十萬緡買地馬鞍山以葬遂立祠東齋久而墓與祠俱廢更一百四十餘年為至正十三年州人顧瑛秦約盧熊等聞之州州下其事徵諸圖籍正諸屬域表大石其上題曰宋龍洲先生劉公之墓越六年寺僧盜葬其所今知州費侯復初令下僧遷骸復其墓且表樹焉遣客殷奎謁余求表墓祠詞余昔往來婁間屢謁其遺墓勿得今幸墓復



余何辭于言或謂公一窮詩流且其詩於季宋陋習僅如五季羅  
昭諫耳其將何以表樹後人哉余曰不然取人以詞不若以節哉  
公嘗抗疏光宗請過宮屢與時宰陳恢復方略勇請申甲兵謂中  
原可一戰而取不用去正類昭諫力勸錢尚父以春秋討賊之義  
義士為之激立烈可以詞容少之乎吾以是復奎使歸告費侯刻石  
為表大元至正廿一年冬十月五日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  
舉楊維禎撰將仕郎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褚奐書

墓碣

元故朝請大夫溫州路總管陳公墓碣銘

陳氏出舜後胡公滿以國為氏公之來裔莫詳譜牒世居峴者祖  
諱信亞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  
父諱允恭嘉議大夫平江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皆

公推恩所覃也公儀表魁壘遇事沈密而果決其開誠下士則洞  
見肝胆平居好古健遊覽嘗不遠千里登太山日觀南上武當絕  
頂觀銅柱東航海謁普陀大士像若有所遇至至正五年詔下輸  
粟於邊者授官公以粟授於潛縣稅使遷晉江陞牛田司丞十五  
年淮兵南下倖仕者相鳴而起皆真諾無賴公獨逃禍民伍越三  
月間走京都挾粟數萬斛濟餉大臣梯之見天子天子旌其義授  
宣武將軍同知韶州路總管府事未行明年荐授朝請大夫溫州  
路總管兼勸農防禦事又明年到郡郡方以民力捍城飢死者相  
枕籍城下公下令發廩及私帑計丁雇役民趨者如市城塹不日  
成前改督秋稅以家量收病民甚公急易之閱三月政平頌作秋  
九月遽以疾終二十二年夏五月孫男經奉函航海歸是年八  
月十二日葬於馬鞍山先營之左公諱志學字俊卿娶顧氏蔣氏

並封穎川郡夫人子男三人長逢祥江陰州中港巡檢次逢吉江  
浙樞密院都事逢原水軍都府萬戶孫男九人孫女七人俱在髫  
年逢祥哀哀來拜余門曰士附青雲屬之王公大人而身後散光  
著白不朽則必托一代之鉅手筆先子幸附青雲有祿位不幸卒  
海邦數千里外不能如禮葬乃子孫罪又不得鉅手筆如先生者  
壽吾存沒非重不幸歟幸哀而賜之銘余與公為甲庚友者二十  
年辭不可為銘曰貴與富不兩全害金櫃玉褐蓋棺仁人富不以  
私補吾國漕賑我以歲飢要銀艾佩銅虎爾兵爾農子聽父堡障  
立梁柱傾天不假以三年成孫熒熒齒未丁護喪航海海砥平玉  
之龍氣蔥蔥白鶴歸來語長松城郭徙井邑改楊子作銘銘有在  
此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前江西等處提舉楊維楨撰盧熊書并  
篆額

元故殷處士碣銘

至正廿一年九月癸卯朔十有八日庚申吳郡殷奎葬其父雍逸  
處士之柩於崑山先塋之次既葬樹碣墓道而請其師東叟維為之  
銘處士名庠字君序其先華亭人居崑山者再世矣崑俗喜貨殖  
類蓄高貲遺子孫處士哂曰貲多愚子孫且賈禍何用哉聖賢之  
學達可庇民物窮亦善一身救其子奎不遠數百里從予遊一州  
皆笑以為迂處士不為變益市書築室使卒業余已喜處士之志  
果確而奎亦謙厚雅飭刻意古學余於是又喜處士之善願克有  
遂也處士少時即以長子任家督弗及於學然其天質之美孝友  
忠信自有絕人者既壯間觀古書傳求其人行事施諸家父性嚴  
處士事之竭力能得其歡心遇子弟恩意篤至周人急無所吝雖  
負之不校其葬親勿襲鬼方俗委水火君子稱之故其歿也人多

哭之哀處士享年五十有七士君子誅其行者私謚之曰雍逸處士曾祖萬米嘉興節制幹官王父澂父子湮皆抱德不仕娶王氏宣政院宣使忠仁女子四人女二人孫男六人奎其冢子也殷氏世三有德而無祿四世而昌意其在奎乎乃為之銘以俟銘曰生不穀死不壽德則富惟其不有以遺後會稽楊維楨撰豐城余詮書彭城錢達篆額至正廿三年十一月九日甲戌男奎璧箕亢等立

### 元故曹母碣銘

維曹元達庶母吳年五十二歲喪於賊而不得斂將窆墓納棺衣而葬焉乞銘於其友昆陽鄭東曰幸不沒母善且使後世不為虛墓也嗚呼元達之志可悲也已母諱某家世業農居徽之休寧金竹村母幼鞠於嫡外家汪氏年十五從嫡歸於曹先生某先生卒

母哭之喪明時年二十有八至正十一年賊發汝穎南延江東徽饒間初賊逼徽境上家人欲負母出母曰君宜盡引去先人木主不可無守也且賊亦人耳顧我盲廢人何忍殺吾果幸得免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賊又卒至家人倉皇四出賊以刃臨母曰能盡出篋藏可無死也母曰吾家世業儒第存先人敝廬及多書耳餘無有也賊怒竟殺母及其孫國賓親戚童婢同時死者三十三人賊退家人歸求遺屍衆骨橫地莫辨其為母矣初母從嫡於曹能任治婦事而嫡不勞性不喜浮飾每服布緋猶以為過曹先生卒其兄欲奪嫁之母指天日誓無他生子二人曰天德宜德天德即元達也時皆尚幼令其能讀書自立為世儒皆素教之力也天德娶孫氏生子二人曰泰安普安女二人宜德出贅孫氏生子一人曰關住女五人曰奎德者天德之兄嫡汪所出也生子二人曰國寶

國家方元達及冠時貧無以為養負奇氣裹糧吳楚間從時名貴人遊客高郵聞賊陷饒徽甚急迫乃急至杭遇阻不得往江淮反覆計之乃詣大官請身為士卒由行間以往大官見天德狀魁岸且出言甚文疑其為間諜將誅之會有識元達者得救免由是竟不得歸明年破徽有賊家殘母亡嗚呼命也夫銘曰天高高勿可求降淑媛覆用仇竟死變子莫收埋衣冠垂千秋嗚呼是為曹母之邱昆陽鄭東造濮陽吳睿書

故孺人陶氏碣銘

孺人諱安垕姓陶氏世為蘇州人宋奉議郎諱璫之曾孫登仕郎諱伯柵之孫封從仕郎太平路繁昌縣君諱愈之仲女曾祖妣朱氏祖妣張氏妣宜人張氏也孺人生於至元十九年六月丁巳年二十有四而為辰州路儒學正同郡錢君良傳之配端重有威識

勤不妄用奉舅姑以禮承其夫以順飭訓子女以嚴事上撫下悉有章次晚年好誦佛書預為送終之具纖悉畢備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洪武二年正月辛酉卒於崑山仲子述之家享年八十有八男二人曰通曰述女一人曰惠柔適醫學提舉張元善孫男六人晉益復升觀恒女六人淑安淑賢淑惠淑貞壻曰嚴元裕徐天德周文瑩張天瑞淑能淑仁均未字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是年三月丁酉祔葬吳縣靈巖鄉黃山徐汪先塋學正君之墓至是學正君之亡已有三年矣學正君之猶子達銘其壙石曰九十其壽康且年也有子有孫孫多曾也善積於身垂後昆也有信不信眎慈茲刻文也錢達撰并書

壙志

元故希古道人朱公壙志

先考諱旭姓朱氏子陽號次山一號希古道入其世居揚州崇明之西沙里至元丁亥遷於吳郡崑山之太倉曾祖諱禮妣陳氏祖諱智妣章氏陳氏考諱文清資德大夫大司農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郝氏先考性簡重識量宏遠孝以事親順以事長教子孫以義及鄉黨以惠處富貴淡如也大公左丞公寔以忠勇之姿委質戮力於宋革命之時首創海運動業著於朝時大臣知先考之才聞於上至元癸巳降金符授忠顯校尉海道運糧千戶莅官以公至上嘉其能賜以金緞秩滿不樂仕進退居田居里構園池樹藝花竹扁其室曰樂善日與賢士大夫遊鄉人死無斂者則買棺瘞之而貧無以禦寒暑者則置帳并綿續施之大德辛丑秋七月風潮西沙飄蕩民廬死者八九而存者無以舉火先考運米十石往濟之有田數十頃歲少稔勿入其租吳郡三皇廟及元

妙觀鐘樓圯於風雨作而新之其樂施類如此先考性好學素尚儒雅博涉經史尤長於小楷篆隸章草早歲從趙文敏遊即已有能書稱晚年深造晉唐筆法之妙家藏法書名畫古器皆神品至正元<sup>年</sup>辛巳八月二丁未以疾終於家屬續不亂惟戒子孫曰吾死勿殉流俗用浮屠法惟事發祭葬之禮足矣言訖而逝嗚呼痛哉先考生於至元十五年戊寅九月九日享年六十有四娶同郡虞氏子男四人長曰明德娶顧氏次曰明善有疾未娶次曰希賢贅平氏次曰明達贅虞氏明德明善虞出也女四人孫男四人長曰伯不花從仕郎婺州路蘭谿州判官次曰兼善曰善慶曰觀善孫女十一人曾孫女三人明德等忍死以是年九月八日癸丑葬於崑山賈岡原先塋之次日薄事嚴未暇乞銘當代大手筆姑敘歲月納諸壙云孤子朱明德等泣血百拜誌志朝列大夫平江路崑

山州知州兼勸農事蒙納瑪特填諱  
故處士呂府君壙志

先君諱德茂字茂卿世系自西岳得姓至東萊伯恭氏之後為吳人永嘉李五峯先生常為文序其譜曾祖考闕餘慶祖流蘊而未發父端號松巖初試崑山掾及授汲梁稻田提舉生先君女子五人先君年十四喪親獨養於母讀書習吏事不煩責教強志自立先世富有藏積時宋氏李氏姊妹長先君固讓獨取書百卷乃曰是遺子孫足矣姊妹遺諸孤擇師教之資其嫁娶喪死恤其家勿替父母喪哀痛而不踰禮人益稱之皇慶二年徙州家婁水上田壤益以廣俄燬于災堂宇深斥大之尤為宏遠事母終始致孝好施與為友為義緩急叩門如取水火歲大疫鄉鄰有至親不往過者先君軫其寒飢且家至戶到多所全活晚年恬無仕進意常訓諸

子曰吾少孤奮勵成家又有賦役日夜竭吾心思勞吾躬而至於斯歲廩之入以供祭祀燕賓客鄉里之老南閭北閭杖履可往來也若等服習文學學所以敬親親賢之道吾宗為不墜矣嗚呼痛哉至正乙酉三月病痿痺<sup>疾</sup>凡禱祀醫餌不驗其年十一月一日終於家年五十三配唐氏子男五人曰誠次本文已娶恭尚幼長女年若干先卒壻茅世顯庶子信女某誠娶邵氏無子早喪孫男二人又明年丁亥十月十七日葬惠安鄉古塘北岡之原遂遷祖松巖君祖妣楊為昭穆相向以冢婦邵氏附誠負大不孝未獲寸祿以養越二年不克葬葬且事嚴未暇乞銘於當代儒先含哀忍死述其大者納諸壙孤子誠泣血百拜謹志前進士承仕郎台州路天台縣尹兼勸農事楊維楨填諱袁華書

元故雲濤處士濮陽吳君壙志

先人諱睿字孟思姓吳氏先世係為開封人六世祖諱忠宋宣和間充殿前司統制官扈從高宗南渡遂居于杭高祖諱永昌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曾大父諱佐宋承信郎御前東庫司使臣大父諱清宋成忠郎充殿前都指揮使帥僉父諱埴宋德祐初以京官子弟恩例授迪功郎時年十四越歲餘宋主內附拘集近世子孫入都先祖亦在其列留都下凡十年至元間迴錢塘遂無意進取惟耽嗜法書石刻以自娛暮年號養素處士先祖生於宋景定辛酉歲五月七日以有元至正九年己丑歲十二月二日考終得年八十有九祖妣王氏先卒二十有六年得年五十有一同以至正十年庚寅二月之十六日卜葬於湖州武康縣封禺山之原先祖凡有三男子而先人居長焉先人娶新城徐氏於至順二年壬申歲四月廿八日卒年三十有九先人自幼雅尚古文篆籀之學凡

六書源委無不究探志樂山水清幽嘗自號為雲濤散人不幸以至正十五年三月廿三日以疾卒於崑山徐氏舍嗚呼痛哉先人生於大德戊戌歲五月三日丑時至是得年五十有八子男一人名昭以是年四月二十八日甲申歸葬於武康縣封禺山祖塋之原嗚呼痛哉日薄未能乞銘於當代立言君子以傳不朽姑撫卒葬歲月納諸幽室孤哀子昭泣血謹志友生薊邱楊中填諱元故處士易府君壙志

府君諱思義字宜中其先吉安廬陵人祖諱斗元宋咸淳進士迪功郎平江路常熟縣尉攝警崑山遂家焉父諱偉皇朝從仕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致仕母李氏府君孝慈溫恭出乎天性隱德勿耀恬然終身生於至元己丑十月十二日歿於至正癸卯正月十二日以是月十七日戊午祔葬於馬鞍山先塋之側娶同郡長洲

王汝女先府君七年卒子男五人鼎恒皆王氏出關孫徙孫葵孫  
關徙葵皆早世女一人適王懋功孫男二人女四人葬有日孤子  
鼎忍死泣血書梗槩內諸壙豫章陳增填諱  
故宜人李氏壙志

宜人諱貞順巽字巽卿姓李氏居吳之崑山大泗里世為上族乙  
亥冬天兵南下家牒遺逸故曾大父大父諱官無所可攷父興隆  
龍字興卿號懋齋宋太學生也會我父以江西戊辰尉常熟常熟  
秩滿攝警崑山歸順事定先妣以疾殂得地於馬鞍山西葬而家  
焉懋齋與先人善幼年以君許嫁於我庚辰五月先人以疾卒合  
葬先妣墓至元甲辰冬而翁不渝初言克合二姓君初歸我嘗以  
不及奉養舅姑為憾至是供祭祀睦宗姻撫諸子克勤儉莫不盡  
理天性然也至大己酉夏吳之文學始以我備儒吏責於郡旋調

嘉禾陞浙淮鹽臺暨江淮府史南省三擢州縣幕官皆及代乃被  
台州臨門巡檢之命在官未久年至申請授從仕郎吉安路吉水  
州判官致仕恩例封君宜人首尾宦游三十六年清苦自持生事  
益艱日贍數百指得不困乏皆君助也暮年築室崑山以便拜掃  
戊子春季子好禮為毘陵郡吏明年奉親就養不踰歲君忽嬰疾  
五日而卒寔庚寅二月二十七日壬子也生於宋咸淳庚午六月  
二十七日乙未享年八十有一子男五體仁思義好禮近智履信  
以時擇配非苟女二長適嘉禾王蘭孫次贅湖南帥掾四明陳秀  
民內外嫡庶孫男十九女十一曾孫三女五人嗚呼吾與君共處  
六十五年賓對若一日目見四世又將有婚嫁復何恨焉所恨君  
之亾也先一日夕飲食談笑如常日黎明乃疾疾即篤緒言遺念  
皆不及也伉儷之情悼痛之懷其能既乎乃率諸子扶柩歸崑山



卜以是年六月十三日丙申祔葬於先塋之麓夫易偉因述梗概  
納諸壙幽文正公八世孫將仕郎佐平江路儒學教授范文英填  
諱

故從仕郎吉水州判官易府君壙志

府君諱偉字成大號兼山先世長沙瀏陽人遠祖雄東晉舉孝廉  
為春陵死王敦之難及五代子孫廬陵五世從祖被貴顯趙宋世  
由太學釋褐累仕至禮部尚書高祖嘉謨靜江府司戶曾祖應云  
知靜江府義寧縣父斗元平江常熟尉皆以科第進尉秩滿攝崑  
山天朝革命就家焉府君幼失怙恃負氣積學卓以成立既強仕  
困於無資授不能自致乃歎曰苟可以有為則為之即試吏平江  
再調嘉興陞浙運泉台州臨門巡檢年及致仕即仕告老陞從仕  
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致仕居閒置散惟早暮以禮法繩子孫以

議論商古今接親友諧以言笑理情性作為歌詩仕不剛撓退乃  
順居如是而已府君生宋咸淳丁卯三月二十九日歿今至  
正十四年甲午六月十一日是日命子孫前來語之曰吾以考終  
奚憾焉汝子若孫克率常訓吾死且安逝矣遂卒年八十有八其  
年六月廿四日葬崑山馬鞍山西合封宜人李氏墓距縣尉君墓  
五步府君娶崑山大泗里宋太學懋齋李公之女先府君五年而  
卒子男五人體仁思義好禮近智履信女二人長適嘉禾王蘭孫  
次贅慶元陳秀民掾湖南帥府為之內外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  
曾孫男四人女四人將封諸孤泣泣血謀曰府君修德勤事孰敢  
泯墜當乞銘昭代縉紳以著其定謹述大概納諸壙云大中大夫  
前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陳允文填諱

故青村場典史沈公壙志

先考諱仲字長卿姓沈氏梅溪自號也世居越之餘姚龍泉鄉祖考諱闕祖諱震字東甫妣王氏先考剛直好義不妄交家貧乃謀升斗之祿以養由巡司鹽場縣吏後奉浙江省檄陞吏平江府又調杭州考滿授松江六日享年三十有八二十四年甲辰夏六月廿八日函骨葬於馬鞍山文筆峯下先塋中之右先考娶崔氏瞿氏子男五人長樞年十四歲先以治命定婚嘉定大場東陽沈氏次機綱常璫子女三人長妙賢九歲先以治命許適崑山沛國朱氏次妙德安安孤子樞泣血謹志博陵林龍填諱元故海道千戶曹君壙志

先考諱珪字德璋姓曹氏海虞人海道都漕運副萬戶諱南金之孫贈奉訓大夫徽州府路婺源州知州諱文華子生而穎異早喪父自能奮立襲大父恩授忠翊校尉海道香糯所千戶佩金符在

官二十年部餉航海者凡八上至正乙未以漕事如京適罹兵亂遇寇北通州不屈而死時至正己亥二月十五日也即藁葬於州北水涵寺之側若干步年五十一有男三人長元次立次亨女四人孫男一人曰遷女一人嗚呼世路嶮巇元等負罪未能奉其骨以歸葬姑鑿竅於虞山新塋以俟時寧哀哉至正二十六年龍集丙午夏四月孝子元等泣血百拜謹志傅軒填諱元故徐氏孺人壙志

徐氏諱永貞常熟人父諱元震母陸氏為同里曹元妻卒於至正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年三十歲子男一人曰遷女一人曰幼華至正廿六年四月廿一日自虞山之右遷葬於山陰其夫為之銘曰前汝姑後汝娣從之居即庭內至正丙午夏四月志

名蹟錄卷四

明朱珪撰

墓志銘

楊履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天澤字履齋號守遇子其先汲人始祖扈宋高宗南渡遂  
居吳之嘉定楊巷里始未嘗有名其族人蕃大人以名焉世為  
儒間有出任至牧伯者至先生以文行聞於人其里姓益著曾祖  
諱椿年祖諱文炳皆隱德勿見父諱貴龍入老氏法中為道士性  
純孝父嘗疾病禱於上下勤至請以身代因而有瘳人以田來賣  
惻然語之曰汝獨無父母妻子耶田賣何活乃廩發賑之其人田  
卒不賣至今為富人妣盛氏正以從夫義以慈予人謂先生賢自  
父母賢也先生寬宏爽易不肯發人過人有小善稱之不置口又  
其甚好客每客至則樂客多愈樂不至則不樂也客賢無遠近識

不識雖躡屩踵門遇之一以貌弗為等級有不賢雖僕馬甚盛未嘗一見焉故客在先生之門必賢也嘗闢廣堂寘鉅樓可巾坐數十人日就與客會飲食客食必肉妻子則蔬也察客有寒色則解裘衣之故客在先生之門無寒飢也及卒之日客無貴賤聞之會哭於其家盡哀而去人往往歎曰惜哉使先生有位其待士如此有不為之用耶有不樹勳業垂休光於後耶吁痛哉其鄉有告以衣食嫁娶死葬勿具疾病不能醫者先生咸賑恤之盡其鄉無有凍餒天閼露暴及男女過時者甲致乙於訟先生陰為召甲賂之事既解乙勿知也後造門謝先生辭之曰告者妄耳終不以德乙也客有攜其子來其身寒露先生顧謂其幼子曰此兒可憐其幼子即解衣與之先生喜曰真吾子哉其賑人率如此類讀老氏書喜其言遂入其法度地立老子像至羣書無不通悉以資為詩然

為詩直以見志不為深刻且喜飲酒旦從人飲酒至暮未嘗亂或歲時擇勝地集賓客為樂曰人壽會有盡身毋自苦也至元丙子正月乙酉以痰疾卒後十有三日庚申葬於所居北半里先人之兆配顧氏生女二人初以無子以徐氏子為後曰希祖次娶宋氏生子五人長曰希道娶徐氏次希賢即幼子能解衣與人者也次希遠同希賢為道士次希真娶謝氏希傳娶嚴氏女一人孫十有二人東始踰冠時識先生先生將五十矣不以年倍余長而以為友今老矣銘先生之墓奚辭銘曰可為勿為維有命勿以名殊維考行無位與爵德則盛斥餘賑之斯亦政古聞捉髮且獨聖彼氓教怠卒以病我誠悅士士乃應應其賢翼以正名聲播流寔則稱史雖弗登維論定丙子之歲日月令父尊子卑二穴並綿綿其垂罔終竟後之觀者視楊姓昆陽鄭東謨

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

金粟道人姓顧名德輝一名阿瑛字仲瑛世居吳譜傳野王裔未必然否也大父以上皆宋衣冠大父仕皇元為衛輝懷孟路總管始居崑山之朱塘里父玉山處士有隱德不仕在養予幼喜讀書年十六幹父之蠱而遂廢學焉性好結客常乘肥衣輕馳逐于少年之場故達官時貴靡不交識然不予家聲三十而棄所習復讀舊書日與文人儒士為詩酒友又頗鑿古玩好年踰四十田業悉付于壻于舊地之西偏壘石為小山築草堂于其址左右亭館若干所傍植雜花木以梧竹相映帶總名之為玉山佳處詩有玉山倡和等集行于世不學干祿欲謝塵事投老于林泉而未能果先是浙東帥府以茂異辟為會稽儒學教諭趣官者至則趨而避之至正元年江浙省以海寓不寧又辟貳崑山事辭不獲已乃以姪

代良佐代任焉又五年水軍都府以布衣起佐治軍務受知董侯搏霄時候以江浙參政除水軍副都萬戶開府于婁上又一年都萬戶納麟哈刺公復俾督守西關繼委審賑民飢公嘉予有方即舉知是州事朝廷使者銜宣見迫且欲入粟泛舟釣于吳淞江丙申歲兵入草堂奉母挈累寓吳興之商溪母喪于斯會葬者以萬計是歲函骨歸葬瘞于綽墩故隴當時交相薦舉乃祝髮廬墓閱大藏經以報母恩復鑿土營壽藏于山之陽環植叢桂扁曰金粟自題春帖云三生已悟身如寄一死須教子便埋蓋人傳前身是慧聚寺比丘延福又夢中知向一世為黃冠師姚興孫者是也金粟道人由是而名道人娶王氏生男元臣宣授武畧將軍水軍寧海所正千戶今陞水軍都府副都萬戶未任及女妙福贅陸琦次子元禮今授正千戶總細鄉民守本土元貴習舉子業未冠某在

幼一人女二人皆庶孫男二人孫女四人予嘗慕趙岐祝子了身後事趙加教子刻石墓前皆生而達者吁當今兵革四起白骨成丘家無餘糧野有餓莩雖欲保首領以沒未知天定如何耳今年四十有九且有鵬鳥入室恐傾逝倉卒中則泯滅無聞且欲戒後之子孫以苧衣桐帽棧鞋布襪纏裹入金粟冢中慎勿加飾金寶致為身累故先自志并為之銘曰夫生之有歸猶會之有離譬彼朝露日出則晞予也于生弗光予死也于予何傷願言茲宅永矣其藏大元至正戊戌五月廿九日顧何阿瑛自製并書汝陽袁華篆額

故王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世清姓王氏蘇州崑山人大父珪父忠義母魏氏子厚生平孝友以親老試吏為州書佐遇事簡直遭時多故念吏不堪為

夙夜感歎遂以洪武元年四月乙丑自沈婁江而死春秋四十有八娶金氏子男二人曰謙曰復女二人壻曰歸德曰全濟孫女四人其父以五月丙申藏其骨於馬鞍山之東岡嗚呼悲夫銘曰嗟嗟子厚離世氣兮發憤捐生從靈均兮返骨山岡償夙願兮陵谷變遷尚永安兮范陽盧熊撰

元故處士陳君墓誌銘

至正十三年癸巳歲五月十一日崑山處士陳仁甫卒明年七月某日葬於古塘北一里岡身之原先是其子允謙以嘉永黃凱狀來乞銘處士諱仁壽字仁甫初姓陸氏陳無子以處士為後陳始居馬鞍山之陽其地曰東城頭宋末因兵譖牒散亾其先世皆不可考延祐間州遷婁江處士以州遷地氣消散乃以擇地新州北鹽鐵塘東居焉父諱亨有才諳沈晦不肯仕處士和易損抑圭銳

刑盡未嘗使氣忤物或暴逆相加則談笑解之鄉里稱其長者且  
素儉制錙累銖積乃至饒給暑寒裘葛雖至敝裂不肯厭棄至於  
施予則無少留吝飲食適口即止不求甘肥室處卑隘或勸其易  
以閔巨處士曰第免旁風上雨斯亦足矣苟或過侈將何以為子  
孫法耶然四時接親好待賓客為美酒嘉肴必極豐備每見富人  
多田往往桀驁虐農而過倍取入至其子若孫有不能保者皆是  
也常戒諸子曰吾幸有薄田可給衣食苟取倍自益亦止自損耳  
今其諸子皆賢守遺訓也世壽六十有二王氏生子四人曰允謙  
允讓允恭允敬允謙娶王氏生子三人長曰睿次智次孝孫女一  
人允讓娶岳氏生一子曰聰女三人允恭娶余氏生子一人曰聖  
安女三人允敬進義副尉平江等處水軍萬戶都府百戶佩銀符  
娶王氏生子三人曰明曰德安女一人處士獨以為善稱於鄉使

其人之不為善者聞之亦可以少媿矣雖其享年不及獨其子孫  
衆盛若此將必有顯大其家者尚謂天道之不可信耶銘曰麟也  
有定境也為羣黑由白分厲以媿分爰視其家亦既孔敦彼由厚  
培厚我實用勤維彼皆人愚何可云謂天實高弗予聽聞顧獨斯  
人厥循如雲其報曷已川流沄沄閱千百祀永徵斯文

### 章母墓志銘

章母諱妙觀吳郡張氏之女也其家乘亡逸世系不可考母生而  
了慧父母愛之過於丈夫子當行為選佳壻歸崑山章處士天祐  
處士沈厚果毅才可用於世獨不肯仕初家未甚裕自母歸克相  
於內由是日以豐大處士欲為一善母必勸之果往往捐餘賑乏  
惠及疏親戚甚衆故其鄉稱處士之善者必及章母焉母性慈厚  
至御下婢亦嘗貸以色雖甚忤意罵詈之聲不出口子使就學常

戒其母嬉笑今子麟讀書甚賢人稱處士善教亦必及於母令其鄉之為人婦與母者取章母為法焉至正十三年歲癸巳八月六日己丑以疾卒明年四月十有七日己酉葬於州西惠安鄉致和塘北先塋之左處士先母四年卒至是始同葬焉世壽七十有七生子一人即麟是也娶張氏名淑貞庶女一人曰德慧適同州朱德賢孫三嫡長曰禧次庶聖保佛住麟嘗從永嘉鄭東遊拜且泣曰麟葬母有曰願先生有以銘銘曰爰有家家孔羸相夫子宏厥聲訓子麟竟有成用刻銘詒於後昭茲往式視章母

故處士夷孝先生盧君墓志銘

先生諱觀字彥建其先龍興武寧人五世祖來平江遂占籍吳縣曾祖諱仁仲字和父祖諱銘字明叔工詞賦鄉舉待補進士考諱有常字元吉以隱約終妣呂氏先生少刻志於學嘗受業於鄉先

生湯公彌昌錢公重鼎之門既卒業客遊江淮間名卿鉅人有欲舉先生出仕者力辭之隱居教授接人勿以貴賤異或加以非禮先生恬然不與校曲直遇人喪葬患難雖力不能贍亦必為之盡心經畫其事親溫清滌灑不以貧故或少闕莫年抱羸疾猶手不釋卷吟哦諷誦咀嚙道真益勉飭子孫以讀書修行會母卒先生不能行喪禮痛慕悲號病日增劇遂以至正二十二年冬十月庚辰卒得年六十五歲娶同郡王氏子男二人曰熊曰熙女照適清河傅軒孫男二人彭祖充賴孫女一人曰織熊痛惟先生不能力學以厚養歿不能顯先幽潛請於門人弟子私謚曰夷孝先生即先生歿後之十有八日葬於長洲縣武邱鄉先塋之左其友人陳留申屠衡為之其詞曰是為夷孝先生之宅依其先隴之側惟詩書世澤亘百世而弗忒者噫彭城錢達篆蓋



元故遷善先生郭君墓志銘

先生諱翼字義仲世崑山右族考友諒為大賈獨善教子妣陸氏先生自少入鄉校從衛培學培故宋參政涇諸孫博學篤行亟稱先生穎悟深加器重先生既壯益肆力於學沈潛百家尤邃於易年四十閉門授徒嘗署其受業之室曰遷善曰是吾郭君之所居也先生為文詞必追古作者諷誦思繹雖一字不苟省也其於一時文人少所許予獨稱永嘉李君孝光及天台丁公復所為詩李公亦謂先生之詩佳處與人不同調會稽陽公維楨每以其言為避先生與俗寡合有力者多不肯薦引竟以訓導老於學宮由是家益窮守益堅攻苦食淡讀書自若也嘗自號東郭生又自稱曰野翁所著文集曰林外野言凡若干卷病且革知州高倡俱侯率州人士治其葬事以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廿三日卒年六十以是

月某日窆於馬鞍山北之中峰因題曰遷善先生郭君之墓妻胡氏長子夔皆先卒次子疇女壻汪思齊陸彝孫男長壽嗚呼先生之生也連蹇不諧於時其歿也貧無以為葬亦可哀己先生嘗謂熊曰吾死汝為銘嗚呼有為而不遂於為而卒至於斯吁其可悲其可悲范陽盧熊撰并書吳郡王時篆蓋

元故靖夷先生顧君墓志銘

先生姓顧氏諱權字伯衡世居徽之婺源其父達卿始入吳因占籍崑山取婦生子為崑山人初達卿與雲峰胡先生同里閉心敬慕之期有子當使為士及先生生見其凝重岐嶷益自喜銳意教督之先生稍能觀父之志敏力學業不以祁寒盛暑有少輟既壯博習羣書尤究心於易以教授里中子弟多從之遊時人莫不善其父之能教也先生為人不事於飾喜哦詩飲酒常頽然自放然

其交際恭遜久益謹蓋未始忤也中歲刻意為文章有古作者矩  
度雖一字小疵不為苟且其志亦欲以是少見於世者遭時喪亂  
竟窮無所就以死年不滿五十無子昆弟族人為主後嗚呼天乎  
先生乃命之如此悲夫先生娶呂氏生子輒夭死買妾得一女尚  
幼其卒以至正廿四年九月丁亥其葬以十一月丙寅其墓在馬  
鞍山之北麓其葬事知州僉侯斯教授蔡君基之所具也葬有期  
日其故舊門人咸痛其有德無後相與私謚之曰靖夷先生而奎  
與為銘也銘曰善不必有後仁不必有壽彼夢夢兮誰則能究言  
甚文兮行甚懋嗚呼先生為我能為兮苟在我其奚咎

故朱徵士墓志銘

徵士諱玉字君璧姓朱氏先世自江西來吳今為崑山人祖己工  
譜逸考諱元妣秦氏徵士幼穎異生十二年遭外艱能厲志樹立

既長喜繪事聞佳山水每儵然獨往數十里不以為難永嘉王振  
鵬在仁皇廟以界畫稱旨拜官顯榮徵士從之游盡其伎王君亟  
稱許之至順庚午中奉中宮教全圖藏經佛像引首以進方不盈  
矩備極其狀而意度橫生不束於繩墨人言王君蓋不之過云至  
正十有五年清寧殿成敕畫史圖其壁吳興趙雍以徵士輩二人  
聞使使召之家道阻弗果上徵士亦既老矣偃蹇一室以圖史自  
娛楊維禎先生所為記虹月樓也徵士行內修平居言貌循循薄  
於利欲身且老猶精謹如壯者廿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卒春秋七  
十有三娶諸氏又娶支氏子男二人長曰佑賢其幼務德蚤亡女  
一人適許氏孫男三日翬駑髮孫女一曾孫男一曰寧孫女一明  
年月日葬其州卜山之西原予聞界畫家王氏元郭忠恕為首冠  
面借高下一守矩度而王君視筆為人曲折層疊自如度越古人

矣徵士得其傳是可為銘也銘曰名藝之成太平之澤貽爾子孫  
尚引勿替華亭殷奎撰武寧盧熊書  
故處士傳君墓志銘

處士諱翼字仲翔平江崑山人父榮母王氏處士少孤苦既壯業  
吏事猶不免貧窶其為生甚艱然其志不以是而亟貨利也有一  
子則使為儒者其所以教飭之甚力曰士而貧何有於阜之富也  
今其子學成遂為儒家處直士素直義見人善為之喜躍如在己  
見為非者衆督過之而不為背憎貸人財不能償即毀券弗少吝  
遇親友飾詞矯貌簡如也春秋六十有一至正廿六年丙午歲十  
月八日卒娶周氏再娶劉氏張氏皆先卒子男料長女嫁沈源次  
女嫁陸厚皆周出也孫男杠孫女杼軸以其月十五日葬其柩馬  
鞍山陰之中峯處士嘗手寫孔孟四表遺令納壙中銘曰艱於生

弗徇世以失渝其子以學去吏而儒今既償其志又將焉求華亭  
殷奎撰武寧盧熊書并篆蓋

盧府君妻王夫人墓志銘

夫人諱蕙字靚之平江崑山人祖諱國器父諱慶詢母花范氏慶  
詢子女五人而夫人最長得早承家教誦詩識字縫紉烹飪皆精  
善年廿三為同郡廬府君諱觀之妻禮頌端肅不妄言笑不輕出  
屏幃甚為姑嫜所重府君孝友能貧夫人相之惟謹其訓子女弗  
加笞責而悉能有成待妾御未嘗訶叱鄉閭稱頌為楷法府君老  
且病夫人經年不解帶府君歿後其子熊以祿仕迎養郡中既而  
卒平江被兵夫人居圍城中憂悖成疾嬰城之日熊被創甚劇遣  
上道幼子熙自崑山來奉夫人歸里合關法不出婦人仍主於滕  
君德進滕婦方視夫人如尊嫂親為調護吳元年冬十月夫人疾

革日在辛酉遂卒年六十三貧無以為斂滕君復命諸子經紀其事親故亦多往賻者熙始得葬夫人柩於長洲縣武邱鄉去閭門五里初府君之葬熊為夫人豫作壽藏兵後他家悉發而府君墓獨無恙至是竟合祔焉豈先德之厚陰有以相之抑夫人平昔為善之報固如是耶熊博學有才諳熙亦好修篤行女照嫁士人傅軒孫男三人孫女三人熊既乞銘於曹氏以奎嘗教授府君有契家之誼復俾為序銘曰有子而仕翳親之喜昌養之弗終覆養以死孰衛其藏弗毀於兵今祔於此尚慰而子華亭殷奎製序譙郡曹亨銘豐城余詮書彭城錢達篆額

孫君墓志銘

君諱元吉字吉卿姓孫氏其族本出富春平江崑山人譜牒散落不可攷次祖諱凱父諱淵妣賀氏君少為吏雅有幹局持心平恕

不肯屈法市恩至於排難解紛誼所當為即奮然不顧利害年四十便棄去歲計田租所入祭祀衣食之餘日置酒以待賓客遇賢者至即聽其講論文義令子孫列侍觀其進益間有博奕絲竹之娛方術藝能之士招與款洽亦不屑也晚年築室城南水上署曰瓢窩角中野服逍遙林下人稱為瓢窩道人別號叻翁重罹變故憂憤形於顏色俯仰徬徨若無所容於世尋自刎死年六十有二洪武元年戊申歲正月晦日也配邵氏有子三人長曰文德次圭次基孫男五人某某缺 文德等葬君於馬鞍山陰之原君於予為先輩君死時予羈客江寧聞問為之痛悼及還里中文德以狀乞銘其壙予既為志其詞曰霧靈濛濛兮風焱怒之太行險巘兮荆榛莽之待斯人之獨閔兮慘煩悵其誰語宵耿耿之不寐兮長咄咄之無語冒溫蠖吾弗能兮孰臭惡之能處與其偈以偷生

兮茫茫絕吭而逝兮孰遺塵乎西山之餓餒已矣乎衆貪婪以苟活兮子獨抗志而莫奪憤世以陋俗兮殺身以殉潔以死為樂兮謂生可厭豈所欲之有在今孰云蒙懂而非達嗚呼哀哉作善離凶兮不究於年是曰遭命兮非子之愆縱細人之倖兮吾子之安重泉有知兮慰以斯文吁嗟千載兮視此石存

故廬劉府君妻盧氏墓志銘

吳郡廬熊祖妣呂氏之卒葬於崑山縣西北馬鞍山後初熊之姑名柔正者實彭城劉府君諱琮之妻也府君有子輒夭年望五十而歿兩女皆已嫁為士人妻姑年始四十復撫其孤女三人依熊之父居焉其後熊父為擇周英徐元為壻英養於家英妻卒復以季女歸之姑歲時往來哭熊祖妣焉哭熊之父焉哭熊之母焉而姑亦老矣洪武建元戊申熊自江寧奔母喪還未幾而姑遂卒焉

嗚呼其可悲也已劉府君葬吳縣高景山今既不克祔葬遂奉其柩葬於呂氏墓次今年庚戌始勒石為志而俾熊書之熊之魯祖鑿宋平江府待補進士祖有常隱居不仕其先龍興武寧人也銘曰廬女劉婦字幼楨家世儒者耀厥聲弦琴誦詩壺範成相夫祀事致潔清孝慈婉順播德馨養居廿載難成生撫育外孫惠均平世壽六十有四齡屠維作噩屆朱明下從慈母歸冥冥中峯之藏維永寧

故俞府君墓志銘

崑山俞府君以洪武三年某月十有七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五日葬於縣城南積善鄉先塋之次其諸故致詞友人廬熊曰先君葬有日敢請銘按狀君諱謙字謙甫早有志操既長能樹立習法律為吏性剛直臨事奮身不顧利害人有善取為己師不善疾之

如仇面折人過失不少貸其奉親事兄一以孝敬濟窮恤孤意亦周至衆由此稱之年望五十即退休於家曰吾衣食粗給苟伏臘之計不遺以悅吾親斯人子之志矣矧敢妄求耶遂卜室南闈外屏絕外事以產業畀諸子人益賢之會有誣君幼子嘗隸軍籍牽連者十餘人悉送兵部君亟走訴中書咸得釋以歸未幾君又以事至京師遂病寒急反比至家三日而歿君之先蓋杭之臨安人父洪為平江路驛吏始家崑山焉君娶陳氏子四人思敬思聰思義思誠孫男二人鑑鏞女四人初君未有子熊先祖元吉父謂之曰君孝慈方直立心不欺天將畀之多男子矣今諸子皆賢孫息蕃茂天之報施善人豈不信夫銘曰志皦皦兮列秋霜譽洋洋兮著鄉邦有子孫兮而熾昌猗作善兮有餘慶尚不朽兮視銘章范陽盧熊撰

### 周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允升字吉卿姓周氏其先常州晉陵人七世祖世德宋南渡時始遷平江之崑山居焉曾祖天驥娶盛氏祖津娶袁氏治詞賦端平元年嘉熙四年鄉試兩舉待補進士惟介直好施予貧者資以粥藥棺槨作輿梁浚井渠悉無所吝嘗割股救父疾或以義責之曰父母遺體豈宜毀傷然因所予者還以奉之詎為過耶竟以高壽終父大任元建德路壽昌縣儒學教諭自號好山居士居士先娶葉氏生男二女一再娶陳氏生府君及三男一女府君家世為儒而以醫術名于鄉邑能謹飭勤儉不妄交游兢兢守業不墜以卒疾於洪武三年七月十七日年六十三子一人曰英女為孫元亨妻先卒孫男二人女二周氏世有祠墓曰奉思菴在縣西大虞浦上翔於宋紹興中至是府君亦祔焉府君之妻王氏余從母

也故為志云范陽盧熊造并書

故閑邪居士楊君墓志銘

君諱誠字敬方姓楊氏其先中州人父諱榮自揚州來東吳與民數於崑山母馬氏以延祐三年八月十日生君君生裁數歲喪父嶷然能自挺拔不與常兒羣甫弱冠以養親為州書佐為人狷介寡合不肯伍餘子下視之既而曰吏果不可為也輒棄去築室婁城之南躬事田業為隱居計聚經史羣書種竹灌蔬將老焉而州縣知君方敦迫君為曹吏俾治田縣賦既集事即謝歸里舍一旦逮君京獄竟以洪武四年六月廿六日死於應天府江寧縣治年五十六其子綸權厝君聚寶門外之筮家山其年冬十有二月甲辰歸藏于崑山惠安鄉曲水之西君娶鄒氏又娶陸氏子男三人長曰經次曰綸約女四人長適周素次錢杵次錢窠次許毛嫁毛

程君居家整飭肅然有嚴君槩度讀書惟獵取大義不事汎求晚年尤好二程朱子書手之不忍釋以及軒岐孫吳學皆能造其闡域自號閑邪居士既葬謁奎為銘奎聞居士死哀其為善而得禍言之未始不泣下今其請又奚忍辭故為之序范陽盧熊銘之詞曰嗚呼楊君才猷之懋兮胡迫於州縣亮直之槩兮胡困於罪譴匪我求兮胡自衍嗟何尤兮罹此變嗚呼楊君知命之達兮抑又何怨長平殷奎著文范陽盧熊書齊郡周紳篆蓋

周伯延墓志銘

故周君諱英字伯延之墓在太虞浦東若干步伯延之先由常州晉陵徙平江之崑山曾祖津來端平缺 試詞賦兩為待補進士能以孝義聞於鄉祖大任元建德路壽昌儒學教諭父允升謹恪守先業二世以醫名家而伯延之學益闔博深奧人多敬慕之

洪武六年癸丑以醫局事繫府院中夏六月初三日以疾卒明年甲寅春二月祔焉伯延之生以元至順元年庚午九月二十日得年四十有四兩娶劉氏各有一男一女男曰冕曰安定女曰某曰某其葬也冕衰經拜哭以祖母王之命俾其內弟盧熊為銘詞曰猗若人業孔茂行修飭資篤厚困獄吏非其咎竟不祿命所取捐孩兒哭慈母月丁卯日癸丑大墓旁葬北首潛德存昌厥後述銘文庶不朽

故張公墓志銘

張公為吳望族居崑山者由唐禮部尚書後嗣顯其孫鑑相崇陵並載列傳宋末暨元蕭瑩之張益蕃衍公諱伯英字伯雄一諱伯庸世居蕭瑩曾祖考諱某元初率民歸附即軍前授把總祖考諱振祖隱德弗耀父名傑前水軍府千戶妣吳氏公美風姿有器識

忼慨尚節義宗姻鄉黨有空乏者周之閭閻有罹非辜者直之有喪不舉及流寓不能歸者賻之贖之由是里中翕然稱為長者然不樂仕進至正丙申薦離多故遯跡田里務農積穀以盡仰事俯育之道乃延師教子相與講明經史又能以人生年月日時支干生剋推測休咎嘗謂其宗人曰歲在癸丑吾其殆乎果以洪武六年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於應天府之上元縣孤子綸函骨以歸八年乙卯九月四日辛酉葬於崑山縣泖川鄉蕭瑩西原先塋之左公生於天歷己巳正月三日配蔣氏克勤於內公賴焉子四長曰僖娶羅氏次即倫定婚於吳曰偉曰侶女一人淑貞皆細幼公始弱冠即以幹蠱聞田廬有加於昔建倉鳳陽府一出私帑務以周人利物為心宜膺壽考噫天之不可必者而遽止於斯也悲夫遂系之以銘銘曰德積厚惠於施博厥報乃食若播之不穫卒隕



於客不隕者存再世而振子孫繩繩哀華撰并書篆額

楊子經墓志銘

崑山楊氏之子曰經字子經少從予授小學讀書穎銳異於常兒其父自號閑邪居士剛嚴可憚家廷之間進退有度一言一動不敢苟且率畧鄉里皆期其有成年二十餘復罹家艱能其與弟持門戶有司推擇為方石長以督責兩稅竟以罪死京師年二十有五實洪武七年八月某日也及其喪還弟綸歸葬於先塋之側嗚呼哀哉楊氏子裔出宏農子經之先居揚州江都祖榮始為崑山人父諱誠尚氣豪邁即居士也子經以至正十年庚寅六月廿四日生洪武十年丁巳三月某日葬適母鄒氏生母陸氏妻繆氏女一人曰瑤嗚呼予托交居士數十年其居處進退不蹈于流俗而父子相繼以死豈厄於世運而致然歟將稟命修短一繫於天歟

蓋不可得而知也因系之以銘其詞曰幼學壯行志不獲騁風霜激烈摧彼朝槿歸來故鄉靈或未泯勒銘幽泉有涕斯隕范陽盧

熊撰

錢瑞妻章氏墓志銘

處士錢伯祥甫之妻章氏德貞祖諱敬又諱俊母胡氏德貞生延祐五年戊午四月二日年十有六歸於錢氏崑山在宋多故家衣纓文獻為諸邑冠若開封之鄭濮陽之張陳留之阮高平之郁皆是也錢本出郁氏房族甚繁德貞既廟見能以禮自防舅姑妯娌宗族鄉鄰咸稱其賢惠奉祭祀饋賓客必以身先之洪武七年甲寅七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七有子輅清修好文孫男嘉女蕊以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於縣治之西南郁氏先塋之東北詞曰猗錢嫂壺職修相宗事承世休婁之江崑之邱勒茲文識諸幽范

名蹟錄卷五

明朱珪撰

雜刻

快哉亭帖

軾頓首昨日快哉亭與數客飲至醉才歸辱簡不逮即答為愧春  
生雪未計尊體起居佳勝新詩甚清刻病酒不敢率易趁韻幸少  
寬限否因書見過如何如何不一軾再拜忠玉提刑執事

拜石壇記

瑛素有石癖見竒峯怪石輒徘徊顧戀不忍舍去或百計求之不  
得者必圖寫其形似標諸州堂壁間以為几格供後至元戊寅四  
月下澣訪老僧岩叟于東城之菴菴即故宋周太尉宅斷垣之外  
燕麥中有假山在焉遂披榛約棘褰衣而登其上羅立諸峯已為  
好事者挽戴而去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欹卧于高梧之下

有坡老題識觴咏之語易之以粟歸而立諸中庭左暎右帶無非松竹芭蕉枇杷之屬多者書帶州耳石之挺挺拔拔如老坡獨立于山林丘壑間愈見其孫孤標雅致也瑛加之拂拭永為子孫寶玩明年奎章閣鑒書博士丹丘柯敬仲下訪見而奇之再拜題名而去丹丘詞翰鑒博有元之元章也于是砌石為壇字曰拜石後三月而御史白野達兼善來觀嘉柯之逸遂為作古篆拜石二字于壇又隸寒竹以美其所此石之名由是愈重然皆未知所紀之詳至正乙未之冬周履道秀才自梁鴻山攜贈老坡手帖讀之乃是荅忠玉提刑快哉亭飲後移者上有賈秋壑私印其辭與紀石甚肖嘗記大全集中有次王忠玉游虎丘詩有連日與王忠玉諸公游西湖次韻詩有次劉景文荅馬忠玉詩蓋當時有兩忠玉馬然莫知其孰是及考宋史元祐四年坡為翰林學士兼知禮禮部

以論事積當軸者恨故請外拜學士龍圖閣知杭州以避朝諂也瑛想老坡風流曠邁行千里間有名山勝水豈不與友朋醉酒賦詩以暢其意又考諸雜錄忠玉乃王規父姪孫先坡在維揚後坡渡江老坡荅其詩有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秉燭之語是則書所記者王忠玉無疑矣然後知石乃維揚故物帖則王忠玉家寶也吁石之在山不知其幾千萬年因坡之題鑿而出山者又不知其幾百年帖之壽又非石比兵殘火毀展轉流落人手者亦不知其幾百年今一旦二美並來抑神物有所會合耶吾玉山有所際遇耶又思丹丘白野不二十年皆仙去坡仙有靈豈能不於風清月白之夜挾二公同逍遙于此壇乎瑛亦豈不能摘古阮醉一尊于此壇乎不因此石其能永傳敬書此記俾伯盛朱茂才刊于他石使後之覽者知石與帖并拜石壇有所來自云至正丙申正月五日金

粟道人顧阿瑛書于玉山草堂

奇石銘

厥色斯蒼厥質斯剛元氣胚渾陰陽互藏有截嵩華倬彼太行勿  
伏為虎勿起為羊說法點頭扣之庚庚大蘇之誌海嶽之狂異世  
同符拜為石兄永千萬年鎮茲玉岡河南陸仁製

題拜石壇詩

眉山三蘇宋儒宗長公矯矯人中龍南遷儋西赤壁文章光燄超  
洪濛快哉之亭雪初霽領客登覽山川雄自云平生不解飲胡乃  
一舉觥船空和詩寬限見真率鑿厓題石摩蒼穹功名富貴一丘  
土斷碑殘素傳无窮吁嗟異物神所衛玉山合璧俄相逢奎章博  
士丹丘翁江南放逐驚秋風見之即下米芾拜二顛癡絕將無同  
築壇山中加愛護樹以松桂連椅桐雨窗雲戶溼寒翠朝闌暮檻

開青紅白野御史龍頭客青年獻賦蓬萊宮戲將秃穎寫蠅尾斷

蠅尾

釵折股星流虹祇今風塵暗河岳王侯第宅皆蒿蓬牙籤玉軸映  
竹素好事獨傳吳顧雍婁東朱珪鐵作畫字字玉屈蟠蚪蟲嗟哉  
昔人今已矣慘淡故國風煙中如何二子復嗜古策勳妙墨收奇  
功我來再拜重太息蒼蒼古雪吹長松登壇絕叫浮太白酒酣目  
送飛孤鴻汝陽袁華

好事久傷無米顛清泉白石亦淒然快哉亭下坡仙友拜到丹丘

三百年拜石壇主顧阿瑛製

金粟道人小像讚

謂其有意于榮進與詠歌彈琴誦古人之書謂其濶畧于世故與  
能擴先世之業昌大其門閭逍遙戶庭名聞京都忽自逸于塵氛  
之外駕扁舟于五湖性印朗月身同太虛非欲會元覺于一致而

貫通于儒者耶倪瓚造戊戌八月法喜精舍北樓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  
洛陽街顧阿瑛自題

爽溪樓詩

殿閣連雲接爽溪鐘聲遠與鼓聲齊長安若問江南事報道風光  
在水西右唐宣宗避地所作周伯琦為僧克新書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黃山谷書崑山州知州  
史文彬重立

天蓬讚

粵始天造孰形以隆範形一定天協于公維形匪形萬有不同帝  
所之聖其魁曰蓬作帝良能賦此異躬部以丁甲雷聽風從扶樹

忠順別除妖凶闢翕陽陰和合雨風斗應喉舌彗伏梧衝丹霏夾  
日紫氣流龍祝釐弟子受法靈宮畀汝心汝印其罔感不通太上  
弟子張天雨發香臧宮弟子楊維楨造吳睿書

竇諫議陰德錄跋

竇諫議種德之厚既身享富壽而又獲五子俱顯之報由是觀之  
天道福善其可誣乎文正范公悉錄其事蓋為天下後世勸也今  
刻斯文以廣其傳使人人得覽而興起為善之心亦世教之一助  
也元統二年歲次甲戌春華陽思義識太原王時書濮陽吳睿篆

額

梅谿說

梅谿者沈長卿自號也長卿因官游自越而吳僑居甚久不遠數  
百里致書于予以其自號者求予為之說頃予起于既老承乏詞

林年侵學落無能為役納祿而退五載于茲諸公貴人莫不上體  
朝廷閱其衰耄放令還山之意未嘗橫加虐使邇輕薄小子偽為  
予文者所在有之俗筆无知但喜其獻諛取媚而甘受其欺罔長  
卿不察遂疑予尚未焚筆研猥以此見驅役予年垂八袞氣息奄  
奄安能效三五少年東塗西抹為人作春妍乎雖然長卿之來意  
則已勤不可以不答也昔永嘉王公龜齡自號梅谿王公狀元及  
第歷侍御史至太子詹事為時名臣其文章事業海內之士無不  
斂衽心服先儒朱子尤敬仰焉所撰梅溪集序稱其光明正大疏  
暢洞達求之古人惟丞相諸葛武侯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  
侍郎韓文公參知政事范文正公五君子可以為之比其高風盛  
烈逮今二百年猶凜凜也長卿翱翔于仕途見其進未見其止俟  
他日至王公地位然後挂冠而歸從容領畧梅溪之上攬幽芳挹

清流詠水部之詩誦廣平之賦而和以武夷之權歌彼士大夫嘖  
嘖誇詡曰彼亦一梅溪此亦一梅溪王公不得專美于前矣奚必  
大早計而求予為之說為王謝爭墩古今佳話有為者亦若是長  
卿勉之予之說止于此長卿或以為然則始附于卷末幸勿謂予  
前言戲之耳至正甲午八月朔旦金粟山樵者黃潛撰封禺山樵

吳睿書

實際川禪師影堂逸事

余觀永懷重修記所謂行人道川者玉峯狄氏子始為縣之弓役  
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遂從之習坐因上元郎官欲空其獄  
張燈縱市人遊玩以罪囚繫于狄家狄謂囚曰汝曹欲入市觀燈  
乎囚喜狄悉縱之囚竟逃去明日聞于官尉怒笞之狄于杖下大  
悟去依永懷翦髮為頭陀未幾主僧遣之至江滸市木建諸天閣

木商問市木何為者曰建法堂諸天閣商扣之玉峯有狄押獄今  
在否狄笑曰我是商羅拜之曰公我輩恩人也蓋衆商昔日羣曰  
囚也商曰我當以建閣材本報公之德一日送至公歸勿言至期  
狄出寺視河左右皆巨木也閣由是而成始者建閣之意中為井  
闌諸天環繞其上下安寶華王座為住持者升堂說法以表諸天  
之空中拱聽也閣成狄復依謙於東齋謙為改名曰道川且曰汝  
舊呼狄三令名道川川即三也此去能豎起春梁了辦箇事其道  
如川之增若放倒依舊狄三矣川銘于心建炎初道川游方至天  
封參躡菴成禪師機鋒投合菴印可之復因東齋道俗欽敬有以  
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川為頌之今盛行于世隆陰興間殿撰鄭公喬  
年漕淮西適無為軍治文虛席命川開法一香為躡菴供冬至上  
堂云羣陰剝盡一陽生州木園林盡發萌惟有衲僧無底蓋依前

盛飯又盛羹川號實際嘉加奉普燈錄載師為僧出世因緣不載永  
懷閣建之事而建閣一段佳話予聞之于覺齋王真人非妄傳也  
予參合普燈與王真人所傳以為川禪師影堂逸事若入在記中  
詞繁文夥只收為逸事則不失禪師建閣之功德也今岳雲望師  
一新梵宇豈非川禪師之再來也望乃靈隱普覺獨孤禪師之子  
予之猶子也至正九年己丑仲秋前玉几松月道人正印書時年  
八十有二

秘閣銘

秘閣銘右軍書大舜琴一腕之力汝所任盧熊篆

簫銘

截翠蛟于渤海吹紫鳳于崆峒起一緒之要妙宣八風於神宮東  
維叟製王時篆

鏡銘

資爾融明合禮頌美與厲惟其公毋物以室无垢以蒙嗟爾之用  
唯有維終鄭東造吳睿書篆

拄杖銘

九節杖得之婁江之上其日乙未癸丑仲夏員邱友業分雲南在  
下噫我與爾俱變化倪瓚造盧熊篆

名蹟錄卷六

明朱珪撰

附贈言

贈朱伯盛詩序

士不用於世必有所託焉而隱者雖一藝之微一事之卑皆不恥  
為之故往往有託於農圃巫醫商賈羣工之中蓋維求其可以自  
晦而已又庸計其高卑可否而後處其地哉吳郡朱珪居婁江之  
旁無他嗜好獨喜周籀秦斯篆畫之古取石鼓嶧碑之文習之既  
久而盡悟其法因善為人刻印賢士大夫多就珪求刻焉珪之言  
曰吾聞位高者身危祿富者憂大名盛者毀隨彼有自始壯而仕  
至髮落齒脫而不知止及其遭疑忌而廢斥觸刑辟而戮辱於是  
時也則雖深咎極悔已無極及矣今刑吾若吾意於篆畫惟求其  
無部分之失旁從之譌而無戾夫古人制作之義吾過亦寡矣若



珪蓋有託焉而隱者歟永嘉李孝光吳郡張雨作詩以貽之珪不絕於當世賢者則其為人又可知矣故予系之以序至正十四年四月昆陽鄭東書

知君用意出雕蟲自較明窗小篆工爭鑄方銅刻私印姓名僅了百年中張雨

舞鳳蟠螭追遠古雕鏤纖妙入秋毫佩身可比玉剛卯贈汝愧無

金錯刀李堯光

子刻印如刻秋毫轉折變化手縱操蠟匾神凝李斯篆肯蔡悟妙

庖丁刀漢章舊製蟠龜鈕魏武新書虎豹韜太史周南縱留滯劍

文仍欲洗金膏鄭元祐

焯煌金石刻鬱岨蛟螭文猶遺姓名在蕭然秦漢分寶玉道幾息

瑰竒散如雲朱翁業古藝千古楊清芬雲林生倪瓚

門前索印索如通一榻西山對酒壺池看科斗春波活樹養珊瑚

雪影扶縱有黨碑名肯附只耽竒字手親摸幽居巷裏時相見清

比詩人骨更臞郭翼

神斧磨天割紫雲仙葩殞玉發竒芬靈書寶訣開剛卯不數人間

小篆文

畫刻輸君總色絲前身想是伏靈芝虎頭食肉原无相鑄鈕休傳

左顧龜

我家金粟道人章瓦款蟠螭識未央千古典型今復見佩之何必

獸頭囊

鏤玉注鍍金與錯銀盡將工巧失天真君能獨埽雕蟲技定品當年

合入神

伯盛朱隱君子西郊草堂之高鄰也性孤潔不佞於世工刻畫

及通字說故與交者皆文人韻士予偶得未央故瓦頭於古泥  
中伯盛為刻金粟道人私印因驚其篆文與製作甚似漢印項  
又以趙松雪白描桃花馬圖鈎勒於石精妙絕世大合松雪筆  
法惜其不得從游於松雪之門使茅紹之專美於今世因題四  
絕於卷末以美之伯盛勿以予言為譽後必有鑒事者公論也  
至正十七年中秋日書于玉山草堂金粟道人顧阿瑛書

朱生心似鐵篆勢藝彌精應手多盤折纖毫不重輕么麼形獨辨  
蟠匾勢初呈漢印規模得秦碑出入明風流金石在潤色簡書并  
餘刃庖丁解風斤郢匠成達觀應自我賞鑑足平生趣刻無多訝  
因君託姓名錢唐陳世昌

白首耽書更不忘鵠文蟲篆爛生光高人為賦峩冠石太史曾題  
琢玉坊野屐踏雲閑訪竹春簾迎霧靜焚香別來又泛松陵擢渺

渺輕鷗江水長盧熊

少林心印元無文刻雕無乃傷其真太朴未分親見得伯盛妙手  
何超倫千聖頭邊不一印猛虎插翼龍奮迅疾燄過風正令行不  
妨堪當如來允釋清欲

西祖傳心不以文伯盛用之心更真印空印水印泥也左旋右轉  
世絕倫鐵牛之几即此印石火電光何足迅得之於手應於心聚

螢讀書笑車允釋智寬

方寸鐵錢達篆

方寸鐵志

吳門朱珪氏師濮陽吳睿大小二篆習既久盡悟石鼓嶧碑之法  
因喜為人刻印遇茅山張外史外史錫之名方寸鐵持以過錢塘  
訪予於吳山次舍求一言白其所謂方寸鐵者予笑曰予方以鐵

石心取乖於世而子又欲乖吾之乖乎雖然古之豪傑修己以治人者必自方寸鐵始黃金白玉可磨此鐵不可磨也予以是鐵印諸金玉銀鋼犀象使佩之者皆無愧于是鐵外史氏心印之教行矣吁豈直無悖於篆畫无戾夫古制也哉今之妄男子釋跨起閭巷取封侯印如斗大咫尺書驅使帶甲百十萬如金翅鵝逐百鳥無一敢後者金印之權重矣哉吾不知果能為天子翦狂寇佐中興為生民開太平无愧於汝鐵不則徒以苟富貴不至於腐尸滅名不已使得珪方寸鐵印斯可以蒙金斗而壽榮名矣珪或為今軍將刻符印其亦以是告之至正十九年秋七月八日李黼榜同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禎志并書方寸鐵銘

婁東朱珪字伯盛工古篆籀文其于六書之義攷之尤詳嘗以餘力刻印章則為吳中絕藝間遊錢塘遇向曲外史張雨名之曰方寸鐵蓋以喻其能堅其志操期以進乎道亦若桑國僑志于鐵硯之鐵云雖然科斗書廢已久必以篆籀為師法漢隸而下不在論能復其古其庶幾朱君乎朱君與余相遊從嘉其志操之日堅今年予來玉山中聆朱君之書法益有進是猶張旭悟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也見其刻玉石如切泥則又若漆園自誇庖丁解牛而得肯綮也張得於舞劍庖丁得於解牛吾知朱君得于書而悟外史方寸鐵之旨矣遂述其事而為之銘銘聖人作人文開龍馬出榮圖來神農氏尚結繩民勿犯俗庖淳史蒼頡肇有制譬孳乳乃曰字越夏商歷周秦科斗廢篆籀臻漢而晉書變作唐風媮政日惡曰逮今邈寥寥事刻畫昆吾刀鐘鼎隳石鼓頽心太古婁朱珪至正庚子夏四月廿有六日河南陸仁造

天地為爐陰陽為炭鐵方寸鐵非柳下鍛剛不可屈堅不可磨侯  
剛侯堅利用實多全欲以之剗食月蟲環以之執諫剛過於崇惟  
善用者為衡為權稱物平施錙銖勿偏嗟爾有此獨藏于密以桑  
之硯改而為筆搗詞琬琰百鍊其工剔去魯魚斯文有功彼寸鐵  
兮人孰無之欲偉其器繫鑪與錘寧小為錐勿大為錯凡伯君子  
勿由外鑠毘陵謝應芳

方寸鐵頌

繫方寸鐵媿毘吾刀遊刃發硯妙契縱操六書奧旨探蹟捐勞史  
籀秦斯作則孔昭翔鸞翥鳳騰龍騫蛟為印為章奎壁麗霄文苑  
藝林世賴崇褒我頌匪私永言不佻至元庚子八月十八日淮海  
秦約造

方寸鐵詩

朱君手持方寸鐵撫印能工漢篆文并翦分江龍噴月毘刀切玉  
鳳窺雲宅年金馬須承詔此日雕蟲試策勳老我八分方漫寫詩  
成亦足張吾軍至正辛丑八月朔平湖草堂中寫隴右邾經上  
蒼頡著書觀鳥跡白日能令鬼神泣何如朱生手中一寸鐵文章  
刻遍山頭石山石可移心不移生精此藝將奚為生言平生苦心  
力過客摩挲那得知願將此鐵獻天子為國大刻磨厓碑為國大  
刻磨厓碑廬陵張昱

人心何為患多岐方寸之鐵貴自持百鍊耿耿明秋暉彼柔繞指  
惟說隨朱盛明勁真吳兒法書鐵畫過李斯晴窗握管儼若思學  
成變法出愈奇鐵耕代筆猶神錐用之切玉如切泥孤忠不愧月  
食詩清便更賦梅花詩詞元祐黨碑我所非驢鳴犬吠吾所嗤雕  
蟲小技用兒嬉屠龍妙割嗟奚為盛乎盛乎知不知北南車馬得

得來太書深刻磨崖碑至正二十年庚子歲夏六月初吉天台氏  
元鼎造

袖裏昆吾一寸鐵江南碑碣萬家文玉符金印雲臺將大篆煩君  
為勒勳雲間陸居仁

十年兵興徧天下石火山大澤羅浮野大火燒盡秦漢碑咸陽鬼哭

無人打故人吳睿業篆隸好古乃有如珪者妙刻金粟道人章尤

工白描桃花馬金印徒聞如斗大零落當時建章瓦君不見黃鶴

仙伏靈芝北海久長高聲價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於海嘯軒

靜寄軒詩三首

靜寄軒中无垢氛研苔滋墨氣如雲匣藏數鈕秦朝印白玉蟠螭

小篆文

獨行應如魯獨居心同柳下孰云迂從教鄰女衣沾濕試問高人

安穩無

身似梅花樹下僧茶煙輕颺鬢鬢神清又似孤山鶴瘦骨伶仃

絕愛憎

朱伯盛甫小像贊

遊乎古六藝之書林業刻符而工摹印善學獨居魯之男子身不娶

而能忍貧飲沆瀣而為漿友寂寞而與鄰瘦骨昂藏老鶴精神善

追踪西塞山前之漁武寄跡桃花源上之民者非耶辛亥十二月倪瓚

書

矍然如昨秋風野鶴老矣於今孤雲遠岑軌有道之躅不娶終身

何身之卓求古人之心不刻黨碑何執之深吁此其所以傲兀乎

變化吁此其所以膏盲乎山林華亭般奎製

印文集考序

摹印之法六書之一也徵諸史傳其制作之大畧可睹已自唐以來人不師古私印往往繆戾至於近世極矣大德中魯郡君吾子行父因六書之學畧舉其要而人稍稍趨正先生與承旨趙公又各集為印譜可謂信而有徵也鄉人朱珪篤志于古嘗從錢塘吳睿師授書法凡三代以來金石刻詞靡不極意規倣暇日又取宋王順伯并吾趙二家印譜旁搜博取纂為凡例并吳睿等所書印文及自制私印附焉名曰印文集考間以示予予謂私印之作固書學之一事為士大夫者罕習知之而况上窮蒼史神明之奧以通造化之原者哉宋宣和間嘗修博古圖至於鏡鑑泉貨之文亦亦頗著錄然猶未采印文也至王球嘯堂集古錄昉有之近世曹南吳忠淳刻學編古僅存古印數十而莆田鄭煜又集印文七十餘鈕模刻傳之名曰漢印式所撰序畧無所依據繆為廣傳之詞而

失其要領又自以所制附後舛繆尤甚其所稱唐張彥遠宋李伯時王子弁近時吾子行失其本又不知何說也大概前人志於存古所輯不能無醇疵其多者既不能廣傳而簡畧者又無以考信千載之下又孰能辨某印為漢魏某印為晉唐而當時作者豈盡出於蔡中郎李少溫之流乎苟非識見之博考訂之審使玉石錯雜涇渭混淆如鄭煜之繆者亦何益哉今朱君所著諸點其背戾存其簡約集為成書誠篤志古學而有益於當今然蒐輯有年適值兵革頗有散佚識者恨焉今所存若干篇釐為一卷貽諸好事俾予序首珪字伯盛清淡寡慾五十不娶脩然有出塵之志永嘉李季和清河張伯雨會稽楊廉夫昆陽鄭李明咸所嘉尚云至正廿五年乙巳秋八月朔吳郡盧熊書

今世士大夫名印謂之圖書即古人私印其制吾竹度房三十五  
舉言之甚詳然未有闕世道處如漢人以五字為例豈無所例乎  
國初制度未定往往皆循宋金舊法至大德間館閣諸公名印皆  
以趙子昂為法所用諸印皆陽文皆以小篆填郭巧拙相稱其大  
小繁簡儼然自成本朝制度不與漢唐宋金相同天歷至順猶守  
此法斯時天下文明士子皆相倣倣詩文書簡四方一律可見同  
文氣象甲申乙酉間予在太朴危先生之家始得江右吳主一所  
鑄印文曰危氏太朴曰臨江危氏用於文字之間皆是陰文不用  
陽款名曰漢文印章有不合此法者謂之不知漢法不二十年天  
下不謀而同皆用漢印矣甚至搜訪漢人舊印如關內侯軍司馬  
部曲將印別部司馬冠軍司馬等印用於自己名字之間以為美  
觀以為博古殊不知以今人而為漢人居今官而佩漢印不祥為

甚且陰文屬兵象漢舊印又皆用武之印尤為可怪數年之後天  
下紛紛多事聖朝廷用武文士皆出總戎被介冑縣將軍印綬不  
復優游文事矣右附廣東觀餘論押瓦部所論朱伯盛好考古篆  
籀之學與同郡錢翼之父予及陸友仁吳孟思盧功武講論甚尤  
善倣古名刻及士大夫勒名金石儼然三代制作氣象予為之言  
此使其勢雖若緩而可以觀世道之變雲門遺叟張紳  
館閣諸公無不善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尚質朴亦所不免惟揭  
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却又不合作趙  
文敏有一印文曰水精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  
此印袁曰水精宮道人正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居慶  
壽軒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  
稽大約相同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

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為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莫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是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予座主張先生仲舉在杭曰一印曰平臯鶴慶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臨平臯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奇者如雲煙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曰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其姓氏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涇印曰劉巨濟符字亦好奇耳雲門山樵張紳書朱伯盛印譜後

字原表目跋

右朱珪所摹吳孟思篆書字原暨說文表目也孟思嘗為胡膺寫說文解字一部既成且謂託熊分註其下今書藏吳氏然猶缺其注字未完珪愛其篆法摹此五百四十字求予小楷補綴其間因

為改正謬誤珪嗜古好學予於古今印文序言之詳矣茲得以畧武寧盧熊記  
字原音訓跋

吳郡朱伯盛讐校字原音訓授其甥孫延年講習之求予繕寫成帙其意倣郭忠恕石本凡例蓋忠恕用少溫所修而伯盛一依說文定本其用心亦厚矣後之覽者毋以淺近而忽之南昌盧熊記  
題朱伯盛所藏吳孟思書三體心經

褚河南書心經石刻所傳今亦罕得予嘗一見可謂似人者喜况親御翰墨跡耶孟思以鐘鼎篆隸三體書心經嚴勁清潤有商周秦漢之遺法吳朱珪氏工篆字故孟思寫此以贈珪當為入石傳諸後世詎不以河南視也烏乎珪氏為吾寶之河東張翥書於武林史局



世間精妙之物見者莫不撫玩嘆賞何者其立<sub>心</sub>不苟則其勢久而必精物之精者擬諸造化夫孰能少之乎此卷備三體而各臻其妙非與一世周旋於法度之中不能及也吾鄉自褚河南後能書之士鮮克擅名今得吳睿篆隸自當出色前有張叔厚白描觀世音像併為二妙宜珍襲之得其卷者婁江朱伯盛氏至正辛丑重陽後一日錢塘陳世昌書於禾興水西寺之寓舍爽溪樓

右濮陽吳睿孟思所書三體心經一卷梵義宏深間不容喙所可議者古文款識見之三代鐘鼎大篆見之周石鼓秦權斤度量漢隸最廣惟蔡中郎石經深可師法後世宗尚不一務奇成怪變雅為俗無復古人渾厚氣象豈世道日趨下歟良可愍已予聞孟思先人玉溪翁好游其家故多秦漢石刻用力既久色色精詣自吾竹房趙松雪虞道園以下便為第一手昆山朱珪隱于方寸鐵蓋

亦黃鶴仙伏靈芝之傳也寶藏此卷不以輕示人宜及其目力勸諸堅珉以傳好事亦盛德者之用心也金粟道人尚克相於成焉隴右邾經拜手謹書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梵語也此翻大智慧到彼岸心也者即一切含生本有靈覺之性也迷之則永沈凡下悟之則遽為聖賢觀自在菩薩者即能行此而悟明之人也以是而度一切苦厄者即到彼岸之時也此經流通末世書寫受持若家戶論而戶曉求如吳孟思之筆端三昧則不可得矣後世閱是卷者或能因公之書而能了悟此心如睡夢覺如蓮花開朗然凡聖悟迷之表則孟思之書不虛設矣至正廿一年二月十五日南堂沙門清欲拜題

予友朱君伯盛精字法悟空相故濮陽吳孟思為書三體心經以贈前有淮海張叔厚白描觀世音像引首久欲題識而觀其人適

與予同訪了翁菴禪老伯盛出此卷一見而了菴言下意會即拈  
筆一一重為指出信當世之三絕也伯盛又欲予證明予以久交  
不能固辭強於心上加一轉語製成二偈云  
斬釘截鐵畫虛空三體分明一體同讀得正中無一字蓮花開在  
海當中

當心一畫到如今畫畫皆心不可尋盡說朱珪精字法看那點上  
求心金粟道人顧阿瑛焚香為說書以為識  
五蘊皆空空亦空悟迷雖異此心同當知自在能規照不落尋常  
影象中

點開心畫古如今未點之先作麼尋拈起筆端小三昧方明無相  
本來心奉次金粟道人韻再題南堂遺老清欲  
昆山黃應龍嗜古好學所蓄異傳奇書并一時典故與予同所

好去冬寓崑僧寺一月與應龍日相接因借此名蹟錄一編歲  
久蠹簡不敢託諸人遂錄之連序五十三紙成化二十二年歲  
次丙午三月廿一日小樓記吳郡朱存理性文





